

第廿三號

星期日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23.

上海東方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兩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刊定價

郵費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二角五分	全年
元二	二元五角	五角	五冊
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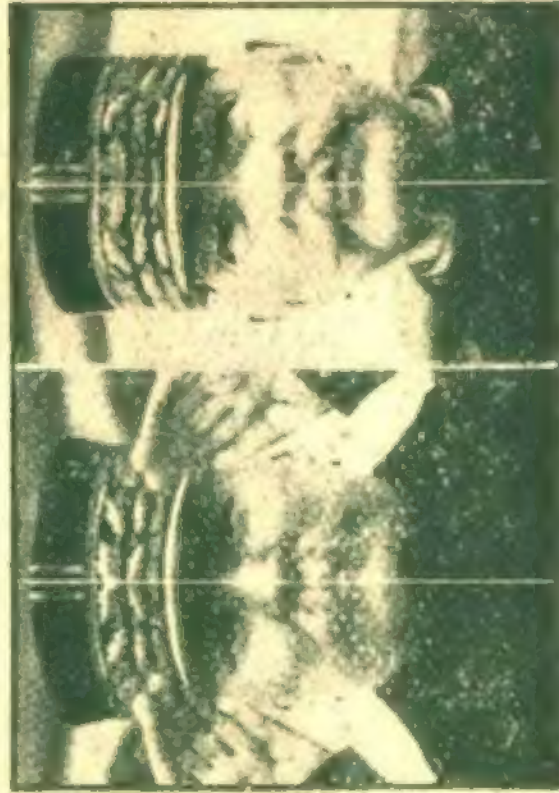
星期
第二十三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八月十六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夢驚園游之芳蘭梅



One dozen or half dozen?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
皂藥廠出品該廠即歐戰前德僑
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
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
皂堅結耐用經夏經暑無劇烈及
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
馥郁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第一
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
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
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謹啓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分行 上海 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告33)

調五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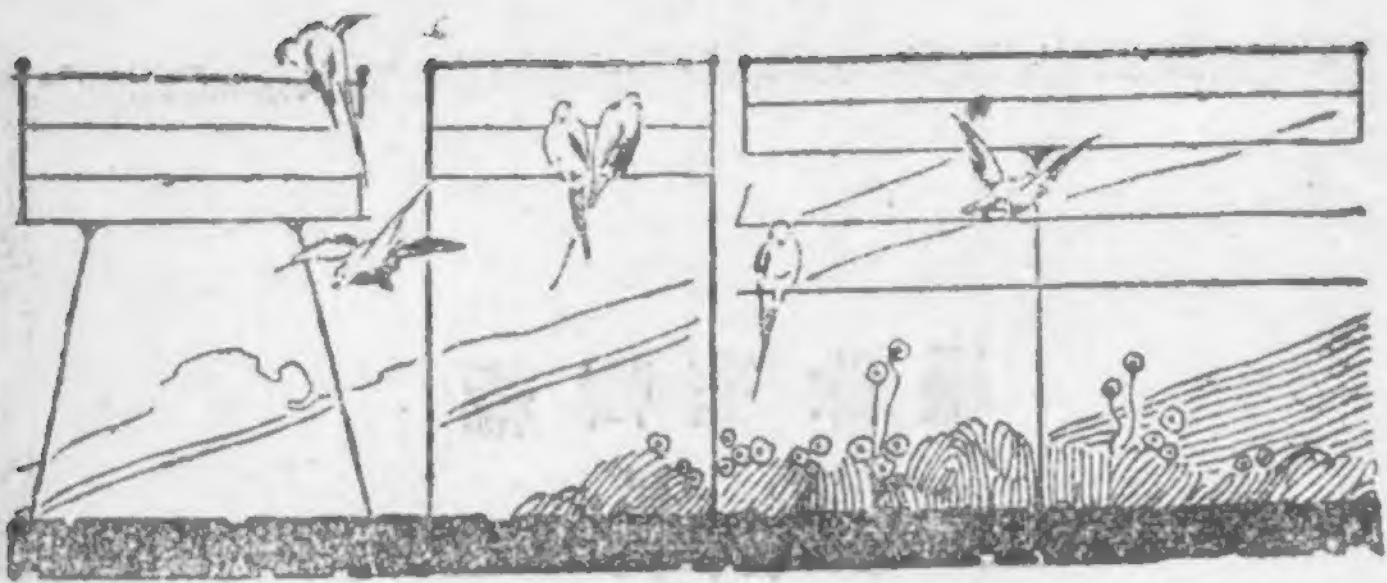


雅人雅閣
雅閣吸煙
雅閣生花
雅閣金馬
雅閣紅樓
雅閣夢
雅閣深致
雅閣足美也

(心齋戲筆)

一更二點月東升。香烟號長。
城呀呀得兒噲。世界最歡迎。
南洋公司製法精。味和平大。
喜牌呀。吃吃最開心。呀呀得。
兒噲。諸君要記清。
二更二點月光明。鑽石牌子。
新呀呀得兒噲。全球已風行。
愛國兄弟最贊成。味芳芬自。
由鐘呀。中外早馳名。呀呀得。
兒噲。吸了補腦筋。
三更三點月色鮮。好個鴛鴦。
烟呀呀得兒噲。吃了養神仙。
飛艇雙喜價目廉。省金錢有。
章程呀。還好換畫片。呀呀得。
兒噲。烟支大而圓。
四更四點月兒低。飛馬逐飛。
機呀呀得兒噲。香烟誇四喜。
福祿三喜總吉利。大飛機同。
胞吸呀。實在正入時。呀呀得。
兒噲。送禮更相宜。
五更五點月西沉。嘉禾應時。
生呀呀得兒噲。蝴蝶比精神。
金馬喜鵲最上等。小長城愛。
國牌呀。第一好名稱。呀呀得。
兒噲。諸君請聽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選登



星期第二十三號目錄

還有一票

梅毒及其後嗣

童墓

山吹與山桃

人耶鬼耶

中國三大偉人

橋上

新聞進來的路

縵雲小劫

星期談話會

惜露菴劄記

交易所現形記

宣統與胡適

社會百問題

中學男女同校問題

產與罪

天

聖

卓

妙

無

拈

無

光

渥

無

葦

老

胡

主

顏

天

笑

勞

呆

因

諍

花

我

祈

父

生

波

顧

適

錦

心

恨

生





還有一票

天笑

金輝章是個法律家。他常和朋友說：我們中國還白己號稱為法治國。這個話簡直只好騙騙小孩子罷了。社會上的事事物物隨便舉一件事實都和法律背道而馳。就把近年來的發行獎券一事而言，無論那一張日報封面上所登的告白，全是些賣彩票的什麼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咧有一省就有一省的彩票。再到什麼上海的民國路啊、愛多亞路啊，金碧輝煌都是些彩票店。許多彩票店裏的夥伴都高聲喊着要買浙江嗎？要買安徽嗎？要買山東、河南

嗎？這豈不是一種怪現象？因此各報上的封面告白就和愛多亞路等一樣熱鬧。不信，但看去年的交易所和今年的彩票店。

當時便有他一位朋友問道：金先生，你是個法律家，你倘然做了法官，只怕也祇能模模糊糊當做沒有瞧見就是了罷。古人說得好：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你當然也只好假作癡聾，不然也就辦不下去呢。金輝章道：我要是當了法官，非認真的依法辦他一辦不可。說了這話，也不到兩個月，這位金輝章先生竟

放了某處的地方檢察廳長便走馬上任了臨行的時候他向那位朋友說現在我做法官了彩票的事情無論幹得成幹不成我總要幹一幹纔肯心死恰巧他到任的那一省有一個獎券局既然這獎券總局設在這裏市面上就開了許多的彩票店不但本省彩票便是別省彩票他們當然有交換條件所以一條市街十家中倒有五六家是售彩票的有一天他和警察廳長說這種彩票是違反法律的應該禁止他們發行警察廳長笑道老兄說得好太平話兒我們有權力禁止他嗎金輝章道怎麼沒有權力警察廳長道你可知道本省的彩票是誰辦的便是警軍的四姨太太和他舅老爺辦的誰敢去惹他

不過他們沒有出面另外找一個本地紳士做局長罷了金輝章道怎麼本省士紳任他們胡鬧也不干涉警察廳長道干他們甚事勢力小的敢怒而不敢言勢力大的些微分一些贓他們也就不說什麼了金輝章道本省也有輿論機關的嗎不好在報紙上說說的嗎警察廳長道報館裏登他幾條告白就塞住了他的口了上海當報館經理的還有自辦彩票局的他們這些地方上小報館濟得甚事明知反對也反對不了樂得撈他幾文你老兄要是有意我倒可以給你介紹介紹別的上頭請你省事點兒罷金輝章道承你老兄的盛情我不敢用這個昧心錢

有一天金輝章帶了司法警察好多名，迅雷不及掩耳的到了獎券局，把一個獎券局長捕來了。可憐這位獎券局長也不知是犯了什麼罪，先在看守所裏一關，再把銷牒的許多獎券也裝了來。那個獎券局長心中驕突說：我們是好好的官，營業平時還要受官廳的保護，怎麼今天受起司法界的摧殘起來呢？獎券局裏早有人飛奔的去告訴舅老爺舅老爺又去哭訴四姨太太四姨太太等督軍進來，便在枕頭上告了一狀。督軍說：你們本也鬧得太不像樣子了，而且金某人他沒有來的時候，我就聽得他是很難過的。總是你們的獎券局裏鬧了什麼舞弊的案子，罷明天託副官長去疏通疏通。

到了明天，督軍署的副官長來訪金輝章，問起昨天的事，說可是獎券局裏有人來告發他營私舞弊？可否我們先把他的人保出來了，再清查賬目之類。金輝章道：要查你們的賬啊，實在是查不勝查，一動就是弊病。本來這是個弊數，我們現在也談不到此，這是第二重的罪。那第一重罪，我們先要治他一個發行彩票之罪。副官長道：發行彩票便犯罪嗎？金輝章道：怎麼不犯罪？查刑律「第二百七十九條，發行彩票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這是法律明文，並不是我們司法官可以捏造的啊。

副官長道：但是這個獎券局是由部裏核准的呀，金

輝章道我們當法官的只知道法律不知道部令照法律這種部長貿然核准就是違背法律應該依法起訴因爲不在我們範圍之內沒有法子現在你不能把由部核准四個字算做護符且聽候起訴罷副官長不得要領而散

金輝章當時又下了一個應諭會同了警廳令城隍內外所有的彩票店一律於二十四點鐘內閉歇在那個期限以外還不關門便要逮捕他說刑律上第二百零七十九條爲買賣彩票之媒介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這種銷行彩票的店舖都犯這一條你們人家要來嘗嘗這鐵窗風味嗎嚇得許多彩票店連忙把門前所掛五花八門

金碧輝煌的牌子一扇扇摘下來所裝的五彩電燈也不敢發他的光芒了『頭彩道在此地』的一塊大牌子翻轉來寫了『奉廳諭暫停交易』七個字一時間市面上就覺得冷澀了許多

金輝章那時又把一個印刷局裏的老板傳到廳裏管押起來印刷局裏老板只是茫然他說我犯了什麼罪呢豫審的推事問他某某獎券局的彩票可是你那裏印的嗎他道正是我不曾短少印數啊也不會舞過弊額外多印啊可不是外面有了假票子帶累我去吃官司嗎豫審推事道都不是你可知道現在開印刷局的老板都要署誥法律我告訴你罷民國四年六月七日上字第五百十七號判例上說的

代印彩票爲發行彩票之徒犯應依第三一條論罪。現在發行彩票的獎券局長已經拘留起來對不住。請你在這裏屈留幾天聽候判決罷。

金輝章這纔算實行了他的志願了。那天回到公館裏他夫人問他道：聽說你們廳裏今天把街上許多彩票店都押閉了，有這事沒有？金輝章道：當然有這事。他夫人道：如此這項彩票還能開彩，不能？金輝章道：人也拘捕了，房子也封閉了，還能開彩嗎？夫人道：作孽啊！人家買了的彩票希望開彩，如今既不能開彩，可還人家錢嗎？金輝章道：你又說優話了。誰擔承還這筆錢呢？他夫人道：自然應該向你們檢察廳裏要啊！你們怎不等他們開了彩再辦呢？金輝章道：他

要問檢察廳要錢，來得正好。照刑律第二百八十條：購買彩票者處一百元以下的罰金。叫他先出了一百塊錢，再說話。夫人道：也沒有這樣猛做的。但是我倒剛剛前天新買了一張彩票，這個損失向誰去賠償呢？

金輝章聽着怔了一怔，道：真的嗎？夫人道：誰來哄你？金輝章道：我不信，你給我瞧瞧。夫人道：這有什麼不信？並不是我要買，是我上海的妹妹託我買的他來信說這彩票的頭彩老開在本地，所以託我買了。由快信寄去的，還沒有寄就出了亂子。咧！金輝章正劃着火柴吸香烟，就把這彩票向火上一擦，化作飛灰。青煙分析而去。夫人道：無論能開彩不能開彩，我這

還有一票

五塊錢不是白冤了嗎。金輝章道：照法律你是買賣彩票之媒介者，就是從輕處分，照購買彩票者也應處一百元以下的罰金，罰五塊錢便宜了你。夫人道：你別高興，我還有一張彩票藏好，在這裏，明天請你到廳上舉發罷。

口梅毒及其後嗣

(聖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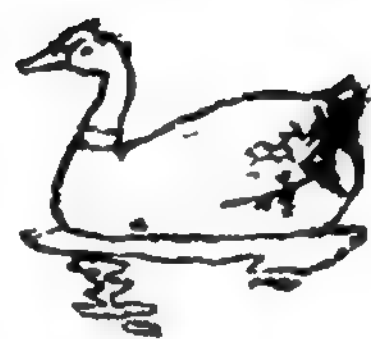
俄國研究梅毒之福納爾教授述某博士言：見有一健康男子與一患先天性梅毒之女子結婚後，生子十四胎，但六嬰兒係生下即死者，五子有大腦病，一是白癡，二兒則牙齒發育不良，竟無一完善者。



閉戶造新聞 (光祈)

六

德國交通便利，舉國皆可通達電話，不但國內如此，即國外如法國、瑞士、奧大利、捷克斯拉夫等首都，亦可以電話傳達。如不能用電話時，始代以電報，故其消息極為靈通迅速。每位主筆桌上，皆各有電話機一架，可以隨時自由向國內國外訪員探詢一切，毫無隔閡之虞。故德國報館初不必郵卒電差往來，頻仍而新聞材料實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吾國有一句笑話『閉戶造新聞』，若德報者可以謂為『閉戶得新聞』矣。



童墓

卓·呆·

友人徐東野的綠野別墅在滬南高昌廟附近我一向聽說他那裏風景很好的可沒有去過有一天我得了幾隻日本的釣魚鉤打算擊來試試他靈不靈苦沒有地方於是就想起東野來問他附近有沒有可以釣魚之處他說天氣漸暖四面的小河中都可以釣得星期日何不來一試

到星期日我就帶着釣鉤去訪東野東野領我到外面先去看看風景無意中經過一所很宏大的墳墓二人不免立着觀看一番見此墳遠很新細看時有

什麼朝議大夫等字樣刻着東野道此墳不過五六年咧所以很新俗呼童家墳山據這裏久居的鄉下人說做這新墳之際却有一件慘無人道的事這一天把棺材放了下去不知那裏去抱了兩個小孩子來有人說是花錢買來的叫他們坐在棺材旁邊還備着兩盤糕放在小孩子面前叫他們愛吃只管吃好了又有人對小孩子說不要緊的你們別嚇兩個小孩子也莫明其妙時刻一霎時間數十人將泥一齊向坑中堆上去頓時就堆成一個土饅頭小孩子自然看不見了連小孩子的哭聲也聽不得你想慘不慘自己死了與人何涉爲什麼要花了錢強把那天真爛漫的孩子從他父母手裏奪了來去活活

埋死他與你們這班活閻羅。是否有什麼好處。想不到在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在極文明的上海。竟有這種公然犯罪的舉動。

我聽到這裏毛髮悚然。差不多樹上的風聲也似。那兩個孩子在那裏呼冤。咧我那裏還有心釣魚。就此回來了。這一件事約摸在我腦中盤旋了三星期。總也不能忘掉。時時刻刻要想到。還是把他擲到紙上來。或者可以叫我神經休息一下。



口不通之方言

(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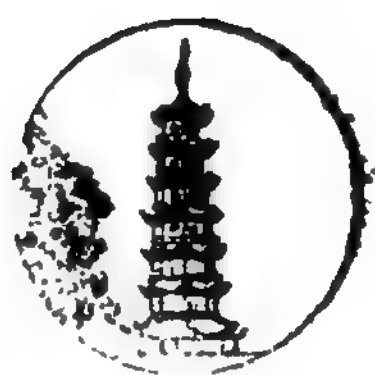
我國江南方言。有稱小兒爲小老者。亦有稱爲老小者。實則小與老是相對之稱。既小則不能稱老。既老則不能稱小也。

蘇州人稱今日明日爲今朝明朝。江陰人則稱爲今夜明夜。實則朝與夜皆不過一部分之時間。烏足以代表全日哉。

口山吹與山桃

(妙因)

某君東游詩有句云。碎金滿地是山吹。初不解山吹何指。今方知山吹即中國之棠。桃花也。又中國之楊梅。日本稱之爲山桃。



人耶鬼耶

無譯

上

我穿好衣裳洗了臉漱了口心想這時早極了他必定還未起來咧一面想着一面望他臥室裏走去要叫他起來剛剛要進去忽聽得辦公室裏的電話鈴響個不住呀定是有什麼事體來了還是去接電話去罷立刻就回轉我的脚步到辦公室去還未走到那知那面

已經有人接了辨他口音分明是徐常雲我就詫異起來難道他比我還要早麼走進去了只聽得常雲對電話中道哦你不是說有案子發生了麼到底是甚麼案子呢請你快到我這裏來罷因為我的事情很忙還有曾紳士家被竊案沒有完結呢並且你未曾告訴我案中的情形叫我怎樣知道還

是請你來一趟說完將電話鈴搖了一搖回頭看見我便說道你起來了麼他一面說一面坐下又對我道那打電話的倒有些奇怪他只說他家裏有種種奇怪的事出現一定要我去探個究竟連案中大概都不曾說出我叫他到這裏來他說已經有人來了那麼又何必再打個電話給我呢呵呵龔仁之你看奇不奇我道那麼據你想來到底甚麼案子發生了呢常雲道這又怎能知道呢不過照這個

情形上猜想過去這件案子大概是
是很複雜的不能編用數語可以
說完的我道或者是命案或是被
竊案常雲搖頭道不不既是命案
或是被竊案他們在那打電話的
當兒就要大驚小怪爲甚麼單只
說有奇案發生沒說別的話呢我
道哦那就真奇了但是……我的
話還沒說完門忽斗的開開了左
全手中拿了一張名片走來放在
我們桌上我看這一張片子上印
着林文侃三個字常雲向我道必

定是那打電話的一家人來了於
是對左全道請他進來罷不到一
刻左全領了一個客進來看他樣
子約有三十多歲衣裳樸素穿
得十分整潔一進來之後就急急
忙忙走到常雲面前說道你就是
徐先生麼他未打電話之前我就
來了他對我說他要打個電話給
你唉你不知道我真不幸不知怎
樣有這種奇案出在我們家裏說
出來委實有些奇怪必定要仗先
生的大力並且還有一個……常

雲道唉林先生你這樣匆忙做甚
使得人家一時摸不着頭腦並且
你所說的話前句不接後句更加
使人如入五里霧中林先生還是
請坐罷緩緩兒談來將這事從頭
至尾說一遍說着拖了一張椅子
叫他坐他也覺得自己過於冒失
臉上微微一紅不好意思起來又
回頭看見我同我點一點頭好像
他先沒有看見我一般他這纔坐
下微笑道我也不知怎的常雲道
請你說罷林文侃就道我有一個

鄰居姓孟名信一個妻子兩個兒子大的在一個甚麼地方辦事小的還在上海讀書孟信也在一家公司裏辦事他是同我一家住的兩家非常要好這一會出了事兩家都受其影響奇奇怪怪的事連連接接出來看看似乎不打甚麼緊其實我們知大大同恐慌但這事要我一一的說給你聽呢那我可不能夠咧因為這事過於複雜了一時也尋不出個頭腦孟信家裏鬧着比我家還厲害他們就請

我來到這裏我同他做鄰居才只一個月頭幾天也還沒有甚麼那知在這幾個星期裏簡直鬧得人家要命他說到這裏常雲插嘴道好好你說了一大篇仍舊沒有達到正題目上去請你還是爽爽快快說幾句話這案中情形究竟怎樣文侃就道是啊我說是自然是要說給你聽可是事體太繁雜了我也不知從那裏說起好如今我就挑幾件事和你說罷那天孟信家裏聽見門響那知開得門來是

一個空空如也他們就想這無非是街中小孩子打了玩的便也不去注意他一到夜裏大家都睡了忽聽得樓下有得得的皮鞋足音並且還聽見他咳嗽了幾聲於是孟信叫道那個……喂你是那個……樓下一點聲音也沒有孟信又叫道喂……你是那個……問了好幾聲並不聽見回答孟信連忙起來樓上的僕人也都醒了大家望樓下跑樓下的僕人也通趕來了於是扳亮了電燈一瞧又

沒有甚麼東西。於是告訴我。家裏的人。我們好些人。沒有睡。聽說也都來了。如此鬧了一夜。是從這天起。我同他兩家。便不曾安甯。不是花園裏怪聲叫。便是打大門。並且還收到一封恫嚇信。可惜沒帶來。大畧說。花園裏有一件怪物。怪可怕的。如此。以後。天天半夜裏。花園裏有東西。叫。人。不像人。禽獸的聲。音。也不像。還有一夜。也是大家睡着。了。忽然聽見。砰砰的兩聲鎗響。嚇得我們。齊趕上去。看點了火把。

帶了電筒。子。子。細細聽。了一會。看了一會。仍舊沒有甚麼東西。唉。凡如此等的事。不知出了多少。我一時也說他不完。孟信夫婦總說是鬼。但是。也要到這裏來。一趟才行。我就笑道。倘若真正是鬼。就是請徐先生來。也是徒然。咧。徐先生你若不信。請你去探一探。看你到了那裏。或者還能夠看得到。這種奇事說完了。便向常雲看。常雲笑道。真正是鬼。我可沒法子。咧。我道鬼也不是沒有的。啊。如今鬼學研

究得很精。並且還有鬼照相呢。人死了。靈魂却不死。他們在那裏作祟。也未可知。林文侃笑道。如此說來。那麼我們花園。不是成了鬼窟了麼。天天半夜裏來嚇人。不但夜裏不敢到花園裏去。而且害得我們睡也睡不安。真可惡之極了。他說到這裏。忽又記起一件事。也似的。向常雲道。哦。不錯。還有一件事。是要告訴你的。孟信同我說。他們吃飯的時候。不知怎樣。那飯裏有一股可怪的氣味。你去了。或者吃得

到這種氣味說着站起來了又道。我要回去了請你倆吃過了早飯就來說完了就走出去我同徐常雲送他到門口看見他騎了腳踏車去了我們仍回到辦公室裏坐定之後常雲道仁之他一定是騎腳踏車來的我就冷冷的答道我也曉得常雲不覺笑道我活還沒完呢我並且還曉得他經過迎紫路時他跌了一交幸得衣裳沒有弄髒他說完我心想我平常日子也很佩服常雲並且我同他也

是唯一的知己他的爲人也很忠厚但是有一件事我對於他未免有些不滿意就是他太自誇了他如今說的話無非要我心服若是這些話是真的那麼他爲甚不在林文侃在這裏的時候說呢想到這裏就問他道常雲你怎麼曉得的呢他聽了朝我一看做出遲疑的模樣一會才搖頭道這時不是多談的時候改時再告訴你能我聽了他這一席話幾乎要笑了出來心想他先說的甚麼文侃跌了

交分明是亂造的既然是亂造的那麼他自然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咧現在就說出這些話來遮蓋來做一個遁辭呵呵他真狡猾極了到了孟家倒要問一問林……想到這裏猛不防聽見常雲裝出滑稽的聲音來道仁之做了一個偵探自然要狡猾些同你這樣老實忠厚的樣子怎麼還像個偵探呢說完又接着一陣呵呵的笑聲我給他這麼一說臉上不覺一陣一陣的熱起來我就問道咦你怎樣

知道我的思想呢。常雲剛要開口，忽然門開了。左全拿早飯來了。我同他兩人吃了早飯。左全泡了兩碗茶。於是我又問常雲問他怎樣知道的。他就道：我先說了文侃在路中騎腳踏車跌了一交。你當時聽了我的話，先還有點詫異。樣兒後來忽然變了不屑的形狀。正在那當兒，你突然問我道：『你怎樣曉得的呢？』我聽了，故意回答：『你這麼一句，再看看你忽然微笑，那麼你自然是笑我狡猾。』說完

一陣狂笑，我不覺也笑了。他於是吃了幾口茶，對我道：『我們可以去了。那時我忽的觸了一件事，便問道：曉得他住在那裏呢？』常雲道：『他們已在電話裏通知我了。』說住在錢塘門外西湖邊上，貼着他們的公館條子的，便是說着穿了長衫，我也穿了長衫。我同他兩人同着走去了。

中

兩點鐘以後，我們已在孟信的書室裏談話了。在這間房裏談話的

人共總有五個：一個我，一個常雲，一個孟信，一個文侃，還有一個是文侃的親兄弟，叫做文侯。一雙眼睛活像他的哥哥孟信。正在壯年，一股的老實忠厚樣子。他告訴我們的話，同文侃對我們說的話差不多。看他意見中間好像含一種不可思議的煩惱。常雲就道：『你不是說各種事多出在花園裏麼？那麼請你領我們去看一看罷。』孟信道：『哦，花園裏的風景真好極了。』說着領我們出來，順手把門一關。他

那房子還是舊式。所以他的書室裏的門以及窗子都是舊式。當孟信關門的時候。我好像聽見微微有刷的一聲。大家不留意。所以我也當他沒事一般。和大家走出到他花園裏。果然風景好極了。一面就是西湖。還引着西湖水進來。做一個大池塘。種了些荷花。塘的右首一座石山。石山的上面有一座亭子。石山下面有十幾株大樹。石山的那面種了許多菜。池塘的左邊種了許多花。地方又大。風景又

好。再也想不到這般雅緻的地方。會有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東西。到這裏來作怪。花園的這邊有一條弄子。孟信指着告訴我們。道這就通林家的文侯。就道所以這花園裏鬧了事。我們那裏很受影響。孟信道。徐先生你在這裏。必定能夠遇到那種奇事。你今天就在這裏歇。能常雲也不答他。但只點點頭。我們又跑了幾路。毫沒可疑的地方。孟信又邀我們到那石山上的亭子裏去涼風一陣一陣的吹。

來還微微挾了一些荷花香。常雲就問孟信道。你這房子是買來的呢。還是租的。孟信道。是租的。文侃他們也是租的。文侃道。就共一個房東。常雲道。房東姓甚麼呢。文侃道。姓韓。住在孩兒巷。常雲不響。一會才道。你們說的花園裏有東西作怪。聲叫聽起來大約在那裏。一方常雲說完。我和林家兄弟都移動了視線去看孟信。孟信皺眉道。這倒很難說。一時在這方。一時在那方。也沒有一定的地點。真正要嚇

死人後來來了一個僕人說中飯已經開好了於是我們都到餐室裏去孟信對文侃道你們兩兄弟就在這裏吃罷他們也老實不客氣就在這裏吃飯了孟信夫人也同一桌吃飯我們坐了下來剛剛要吃了孟信忽然叫起來道咦……怪了怪了……這不可思議的香味又來了。我吃了一口果然有一股香氣倒不十分討厭只辨不出是甚麼又好像在那裏嗅過的孟信夫人和林家兩兄弟都很詫

異常雲吃了一口忽然呵呵大笑說道大家吃好了無礙的無礙的孟信道不是毒藥麼常雲道不是不是這事簡直與案子無關不知那個誤放的說完叫大家吃飯他話又沒有說明白我們幾個人益發莫明其妙只得吃了飯再說飯吃了之後孟信就問常雲飯裏的到底是甚麼東西常雲道這是口香糖我聽了恍然大悟道……是口香糖麼怪不得我記得聞過的常雲道定是那個吃口香糖誤

落掉些在這裏面說着大家到孟信書室裏去孟信剛要開門忽又發狂似的大叫道怪事怪事……徐先生你快來看快來看我們走近門邊孟信用手向門推了幾推說道看看怎麼開不開了我道是啊我先走出來的時候好像聽見門裏面刷的一聲我只以為是別的東西響所以我也不留意也沒有向大家說當下大家都不曾留意文侃道刷的一聲就是門門了咧文侯道我們從窗子裏跳進去

就是了。說着從窗子裏跳了進去。把門開了。我們走進去。同先前一點也沒兩樣。桌上的東西一點也不搞亂。仍舊整整齊齊。孟信詫異道。『噢。怎樣的呢？』是個進來的呢？他進來又是做甚麼呢？真不可思議。『事體越出越奇。』孟信只管說。常雲始終不答他。一聲也不響。我知道他必定又在那裏出神了。於是大家都『不做聲』。好久好久。常雲纔問孟信道。『你說的樓下有皮鞋足音。』就是餐室裏麼？孟信道。『正是的。』

他那聲音很清亮。決不會誤的。並且還聽得咳嗽聲呢。常雲聽了。又不做聲了。於是走了出去。在餐室裏東看西看。很注意的察看地下。又拿出顯微鏡來。仔仔細細瞧了一遍。又到門口去了。孟信就向我道。『我們再到花園裏去坐坐罷。』我們於是又到花園裏。我便斗的記起了一件事。問文侃道。『你早晨到我們家裏來。是騎腳踏車來的。在迎紫路時。你跌了一交麼？』文侃大驚道。『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心想啊。

『呀。不好。』我上午錯怪了常雲了。便答道。『是常雲告訴我的。』文侃道。『他是神仙麼？』孟信道。『你真正騎腳踏車跌了一交麼？』他道。『是啊。跌了一交。連忙起來。幸得衣裳沒弄髒。』說着。徐常雲來了一臉高興的樣子。我曉得他一定有了把握。不過不肯說罷了。走來就道。『你們在這裏說甚麼？』我就告訴他。聽他只微笑着。文侃接着道。『徐先生。你是神仙麼？』常雲道。『我不但如此。並且還曉得你那腳踏車是永利公司。』

裏買的。後面的那一個車輪橡皮。曾經壞過了。另外換了新的。是的。麼文侃直跳起來道。呀。你真是神仙了。你又沒仔細看那車怎樣知道的。呢。常雲又笑道。你那車子後面輪上的橡皮。還是昨天不知是前天換新的。是的。麼文侃道。是昨天前天壞了。昨天上午去換的。咦。奇了。奇了。你怎樣知道的。呢。你肯告訴我麼。莫非你特地到永利公司去尋號子。麼常雲呵呵笑道。我又不是數子。特地跑去問做甚呢。

文侃道。那麼到底怎樣的。呢。請你告訴我罷。常雲搖頭道。停一會告訴你罷。我們一等夜裏。就可以進行了。孟信道。此刻沒事。儘可玩咧。風景又好。又涼爽。於是大家坐着談話。常雲初起一聲。也不響。後來也談起來。越談越高興。這時大家的談話。我也不必細細去記。他橫豎與案子一些也沒關係。記起來也記不得。這許多。並不是討論一個甚麼問題。一時談到東。一時談到西。我也一起談笑。覺得非常。

有趣。不過。有一句話要說。一說似乎這句是和這案子有一點點關係。就是常雲談話非常快樂的樣子。只是我們五個人裏有一個談到案中的話。的一不理會。還用些話來打開他。到了吃夜飯的時候。林家兄弟仍在這裏吃。孟信道。夜裏果然沒有這香味了。常雲道。可不是呢。到底是誤放進的啊。夜飯吃過之後。天色漸漸黑起來了。九點鐘的時候。常雲向孟信道。我們的臨時臥房。頂好在花園前面的。

那一間孟信忙點頭道是的是的是的。是在花園前面的樓上一間在我的臥房隔壁常雲微微一笑道那就更好咧那時林家兩兄弟也興辭而去孟信因為要探動靜吩咐家人早早睡了我同徐常雲就同上樓由孟信領我到那間房子裏去那間房子倒也大得很擺了兩張牀地方還足足有餘臨花園的這一面有一個窗子窗子的前面有一張桌子孟信笑道空房子正多呢這間的底下一間也是一

間空的預備要堆柴的徐先生你……說到這裏臉色忽然變了裝了詫異的樣子望着園中常雲移了視線瞧着園中一面問道甚麼……你看見了甚麼他說完了三個人都靜悄悄的一些聲響也沒有我也很注意園中那知園中一點聲響也沒有孟信方嘆了一口氣道大約是我的幻想我好像聽園中有聲音常雲道你先到我

然了一支烟在那裏吸只管在房裏踱來踱去我問你今夜不睡了麼他道是啊我要看看到底……說到這裏再也不接下去好像想什麼我也不追問想還是睡罷便向牀上一倒常雲忽然取出手鎗和電筒放在桌上又拿了一支手鎗放在我枕旁對我說這東西擺在這裏以防不測如是發生了甚事我會來喚你醒來你安心睡便了我點點頭他於是扳息了電燈依舊踱來踱去我以日中疲勞之

故不一會便睡着了。正睡得有趣的當兒，忽然好像有人喚我。仁之……仁之……我張開了眼。房中仍舊很黑。我道：「常雲不是你叫我麼？」那知常雲正坐在我牀邊，低聲說：「仁之，你快起來。」我忙起來，順手拿了枕旁的手鎗，只見常雲用手指着窗，說：「你快看。」我向窗外一看，也沒有什麼，不過天上幾點星子，月亮也沒有，所以花園裏非常黑。暗我低聲問：「甚麼叫我看看？」常雲也低聲道：「別聲，別聲，你只靜聽。」

好了一會，又道：「……他說完，猛聽得花園裏一種怪聲，叫常雲忙到窗前，我也起身，跟了去。這種聲音叫了好幾聲，一時在這面，一時在那面，我全身都打顫了。汗毛也都豎了起來。額上的冷汗，潐潐流個不住。常雲就握緊了我的手，他的手也很冷，都是汗。那知園裏愈叫愈響，我怕極了，左手緊緊握住他的手，右手使勁，拿住手鎗，就是仔細辨他甚麼聲音，也再辨不出一時高，一時低，人聲也不像禽獸。」

及昆蟲的聲音，也不是如此叫了。好一會，忽然不叫了。我就問常雲：「你當下何不將電筒照一照呢？」常雲道：「呀，他如今叫的是以爲這間房子仍是空的。他若曉得這空房子裏住了偵探，他那裏還再叫呢？或者還有甚事發生，我說他爲甚日間不叫呢？或者是一種動物，不常見的。他躲在深草裏，日間不叫，夜裏叫。常雲也不答我。忽又道：「仁之，你聽……你再聽……這時園裏忽然有足步聲音，接着又是一。」

陣談話的聲音好像兩個人在那裏爭甚麼也似的常雲同我都仔細聽他說些甚麼話有一個人道請你不要再這樣那一個入很兇的聲音道呸還是你別再亂想罷再這樣就。那一個道就怎麼就怎麼剛剛聽他說完忽然砰砰的兩聲鎗響又聽有人呻吟之聲常雲忙把電筒向下一照我也俯頭去看那知一點東西也沒有常雲再四面照一照也不見甚麼東西孟信拖着鞋子走進來把電燈

扳亮了只見他面色青白向我們說事情越大了恐怕弄出人命案來咧我道或者是的呢你見鎗聲麼孟信道是的我聽見鎗聲才醒來的我就對常雲道呀當下你何不下樓去捉兇手呢常雲道我若下樓或者跳下去他早也逃了所以還不如趁其不備用電筒照他一照看他到底是一怎樣一個人然後再去捉他不遲那知他逃得這般快必定連屍首也背到那裏藏去了說着坐在他牀上我同

孟信也坐了下來孟信問常雲道你有些把握了麼常雲道有些數目了孟信就去睡去常雲於是問我道你試想。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道大概是兩人爭一件甚麼東西或者是這一個人做了甚麼私事和那一個入有害因此到這裏爭論一言不合就殺了他又立刻將他屍首背了逃走的麼常雲道那麼花園中的怪聲叫樓下餐室裏的足步音咳嗽聲孟君書室門的門住那又怎樣的呢你試

再想想看他這一席話說了頓時
觸動了我的靈機說哦曉得了曉
得了必定是他們爭一件甚麼東
西這件東西却在這屋內依他們
的理想想過去大略這東西在孟
君書室裏所以半夜裏到書室裏
來比及許多人到了書室裏於
是連忙逃到書室裏尋了一會不
得第二回再來到房裏來尋花園
裏怪聲叫大略是一種暗號叫要
他同伴來以致相爭對麼常雲拍
手道對咧仁之你到底是有進步

了說着兩手又在頭後向牀上一
倒我知道他又在那裏用腦筋了
我再睡一交罷橫豎這時還早呢
於是我又入睡鄉了自己也覺得
睡得很長久後來到了將醒未醒
之際忽然有人拖了我起來原來
是常雲他一面拖一面很慌張的
樣子指着窗外我一看外面黑煙
冲天隔壁孟信發狂也似的大叫
道火……火……我忙拖了鞋子
往樓下跑當出房時回頭見徐常
雲向窗外跳了下去

下
那知我下了樓大家都說火息了
我訝道息火那裏息得這樣快呢
這不是一樁奇事麼那時我才知
起火的那一間房子正是我們那
一間樓下的那一間空房子那麼
空房又那裏來的火呢即使是有
人放火爲甚又息得這般快呢孟
信兩夫婦都說必定是鬼於是我
們都到花園裏去剛剛碰着常雲
進來氣喘個不住只說要到裏面
去休息我們跑到那空房裏去看

一點東西也沒燒了。只有窗上有一點焦。孟信說道：「這還不是鬼嗎？」我也不好怎樣回答他。後來我們回到書室裏，常雲已靠在睡椅上，他見了我們進去，就坐起來道：「孟先生，林家大概受了不少的影響了。請你快請外門兄弟來罷。」孟信就叫夏升去請他兩兄弟來。不一會，兄弟倆來了，坐定之後，常雲問你倆昨夜聽見鎗聲嗎？文侃點頭說：「聽見了。」常雲笑道：「我知道了。以前鬼鬼祟祟的事，都你兄弟二位做

的。可是的麼？只不知是甚麼道理罷了。」這時孟信同我卻詫異得了不得，因為常雲平生探案破案的，時候從來沒有這般客氣過。那知還要奇怪的是文侃。文侯兩人聽了常雲的話，只是大笑呵呵的，合不攏嘴來。常雲道：「別笑了，請說這道理罷。」文侃就道：「這些房子前清時候原是我們的，剛剛在錢塘門外，我們一家住在這裏，常遭旗人的虐待。那時候園中石山那面種的菜，還都是房子就是我祖父的

臥室最外面的那些房子呢？租給人家居住。那一年有洪楊之亂，快亂到杭州來了，我們一家人多倒聽他，但是我祖父手中儲蓄一萬多金，帶了走，既不便放在家裏，叫人管也怕遭搶，那就怎樣呢？如放在地板下面，他們放一把火把房屋燒了，也要失掉。於是我祖父就把那些金子盡行放在那臥房的地板下。又叫些人將這臥房拆了，臥房附近的廂房也拆了，不是只剩了地板了嗎？於是再拿些泥土

蓋在地板上種了些菜。費了半個月功夫才把這些東西弄得妥當。就全家逃走。幸而沒遇着亂。到得亂平了。我們都在南京經商。一直到了許多年。數仍沒來取金子。後來我兄弟兩人娶了親。民國十年才到杭州來。暫時住在城頭巷。再一打聽。這些房子都非我們所有。了這裏租住的是一家姓趙的。到了今年。姓趙的才搬了。我們就租了這一些房子。孟先生已經搬來了。花園雖歸公。但是我要去取金子。

總有些不便。因此想出種種法子。來嚇孟君。必定使他搬了。我再去取那些金子。孟信笑道。原來是你麼。呵呵。你想我曉得園中有金子。我就掘了。逃走麼。文佩紅着臉道。這也不過我神經過敏罷。咧。於是。我同常雲也都笑了。孟信道。哦。怪不得種菜的地方比旁的地方高些。呢。常雲道。那麼你怎樣做那些嚇人的東西呢。他道。餐室裏走路和花園裏怪聲叫。這都是我做的。書室裏門門却是放的一塊吸鐵。

石只等門一關。那鐵門就被吸鐵石吸了過來。後來文侯進去開時。順手將他拿開。至於飯中的口香糖。也是我故意的。但經道破。所以就不再做了。園中的爭聲。也是我和文侯做的。常雲道。那麼放火。又怎樣的呢。文佩道。這是放了樟腦丸在街上。將他一燒。仍燒的是樟腦。所以窗上仍沒有燒掉。甚麼燒的時候。不是有股樟腦丸氣味嗎。剛剛燒時。又立刻將一桶水潑着。當時逃入那條弄內。回到家裏。噢。

徐先生你又怎樣知道是我呢常雲道我先看見書房門門着聽見園中的叫聲和相爭聲我的理想正和仁之先在房裏說的一樣既而一想可大六的不對了怎樣呢園中既無門可以通街那麼鎗打了那人之後又逃到那裏去了呢必定是逃向林家去了但林家兩兄弟怎樣會相爭如是與外人相爭那麼他可以呼救咧既不聽見呼救又無影無蹤的逃了林家又沒事般的過去不是林家特地做

入事鬼事

出來的麼即使是兩個外面的人到園裏殺了人負了屍跳出牆外那麼我將電筒四面一照爲甚不看見甚麼呢並且餐室裏有皮鞋足音既是秘密的事爲甚還要這般張聲給人家知道就是餐室裏的門門也是笨事可見這些都是故意做出來的以前種種像林家的人做的等列起火忙跳下樓去隱約之中看見有人逃進弄中一望而知是兩兄弟中之一咧說着大家呵呵大笑常雲又道於

是我叫人請了你們來只見文侃氣喘這不是許多證據嗎後來我們在這裏吃了早飯孟信道我們五個人去游西湖去能常雲道不我還有曾紳士家被竊案沒完結呢文侃道那麼這案結了那案後請打個電話給我們我們一齊去好麼常雲答應了文侃又道哦不錯還有話要問你呢你知道我昨天來時騎腳踏車跌了一交你怎能知道呢常雲道我看見你手中有黃泥的印子一格一格的這自

人耶鬼耶

然是腳踏車上的還有點濕。可見。跌到泥中去過了。但這幾天又沒有雨。泥又很像馬路泥。並且你說。從錢塘門外來。自然要走過迎紫路。這幾天迎紫路正在那裏修。可見得你在迎紫路上跌了一交。幸得長衫沒弄髒。文龍道。你又怎知我車子是在永利公司買的呢。常雲道。這倒很容易。因為你手中的紋。是每個方格中一小點。又有一個「己」字記號。這不是永利公司的商標嗎。至於那車輛。因為那一隻

車輪是新的。你想腳踏車天天在街上跑。那有這樣新呢。可見換了還沒幾天。咧。他說完。大家都嘆他精細。我倒不以爲奇。因為司空見慣了。後來會紳士家被竊案有了。結果便打個電話給他們。他們說。林家金子的事。已經妥當。可以去遊西湖了。我笑道。偵探同罪人同遊西湖。不是奇聞嗎。常雲大笑。至於會紳士家被竊案。如何遊西湖。如何。這些都不關於這篇「人耶鬼耶」。我也不必再去記他。如今

一八

暫與讀者諸君告別罷。

□中國三大偉人

(拈花)

中國的軍閥家。人人要學袁項城。
中國的老官僚。人人要學徐東海。
中國的革命黨。人人要學孫中山。
這便是中國三大偉人。





橋 上 無 我

宋柏生他是我的同事是一個很誠實而耐勞的人他。受。了。家。庭。的。痛。苦。所。以。他。很。是。消。極。每。每。講。到。不。得。意。時。他。便。口。口。聲。聲。的。說。要。去。做。和。尚。了。我。常。笑。道。『你。到。底。做。了。幾。次。和。尚。了。』他。便。正。言。厲。色。的。說。道。『不。忙。你。瞧。着。罷。總。有。那。一。天。』我。也。不。敢。再。說。什。麼。了。柏。生。在。三。歲。上。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青。年。守。節。把。他。撫。養。成。人。幸。虧。祖。上。留。下。些。微。產。業。好。容。易。培。植。他。到。中。學。畢。業。十。七。歲。上。他。母。親。極。力。張。羅。替。他。成。了。家。他。夫。人。是。一。個。完。全。舊。式。家。庭。的。人。物。別。的。吾。也。不。大。明。白。但。是。柏。生。對。於。他。母。親。仍。舊。是。很。孝。順。的。每。月。所。得。薪。水。日。子。也。不。差。的。寄。還。去。貼。補。家。用。本。來。這。樣。的。過。過。日。子。也。算。是。很。好。的。了。他。母。親。常。說。『我。就。是。一。個。兒。子。現。在。娶。了。媳。婦。我。好。比。又。得。了。一。個。女。兒。似。的。』偏。偏。他。那。位。夫。人。天。天。在。家。裏。尋。事。哭。了。笑。了。鬧。一。個。不。休。氣。得。相。生。的。母。親。也。哭。了。柏。生。偶。然。在。家。裏。他。母。親。便。說。『你。媳。婦。年。紀。也。不。小。了。我。也。不。好。多。說。他。這。樣。的。家。境。在。我。看。來。是。非。常。好。過。了。不。知。他。因。什。麼。天。天。尋。氣。鬧。口。舌。我。真。受。不。了。』柏。

生也無言可說。每一年他還家一二次。請了一個月的假。三星期就還來了一回。來就唉聲嘆氣。話都不高興說。以上許多事。他空了無事。忍不住全告訴我了。並且他還說。他對於他妻子。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感情。舊社會的家庭。總是如此的。新的呢。他也是很反對的。他常說：『我也沒有什麼別的希望。但求吾妻能體諒我的心。好好的侍奉我母親。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此的過了五年。忽然有一日。他家裏來了一封電報。說他夫人病了。叫他趕快還去。他連忙的請假轉去。一星期以後。我接了他一封信。信中牢騷得不得了。說他到家時。他的夫人在上。一天就過世了。母親哭得不得了。家裏淒涼得同鬼窟一樣。下一

星期他就又要還來了。等到下一星期。他還是不來。連信也沒有。直等到一個月後。他才回來了。只見他比從前倒活潑了些。過了幾天。他得了一封信。看了就藏過了。本來他的信件常常放在桌上。從不收拾。誰也能看。現在却這樣的慎重。其事我就問他了。你前天寄給我的信。不是說家裏淒涼得不得了。趕緊的要出來。怎麼就淒涼了一個多月。方才還來。今天的信是那裏來的。快快的告訴我。聽他被逼得無法。只得說道：『我告訴你。你不要告訴別人。我怕他們要笑我。』我說：『這個自然。你快說罷。』他說：（以下均用朱君口吻）

我（朱君自稱）寫信與你時。實在真覺得淒涼萬

狀等到喪事一了快斷身了。我母親對我說道：你是難得來的。你外祖母常常念你，你快到他那邊住幾天。再走，我從小就愛到外祖母家去，外祖母真非常的愛我。我有六七個表兄弟，他有吃食的東西總給我吃。他說：『他們人多一點兒東西也分不給你一人吃了罷。』吾就享了個專利權。大凡老太太們愛孫的心，終敵不過愛外孫的心。熱況我又是個孤兒，更加因愛而憐了。此番前去，我只揀可笑的事說說。北京我外祖母小時候來過的，我就與他講北京的。我那大表兄在鎮上做校長，二表兄在外面行商。其餘的太小了，也沒有許多話來講。一到第三天，吃過中飯，我說要走了，就別了出來。一想時候太早，輪

船總在下午三四點鐘開的。這兩個鎮相距十餘里，交通是很便當的。當下我便帶了一本小說到一家花園裏去走走，一面看看書，一面望望園景。我便坐在那九曲橋上，細細玩那水光雲影，水面風來了，把那水吹得往前一直皺過去，一隻青背紅腹的翠鳥不住的往水中捕魚，把水打出一個個圓暈來。樹頭的鳥叫得好像音樂一般。園中這時人本來是很少的，靜得我好像在那深山絕澗相似，猛然聽得橋端的亭子上一陣皮鞋聲，來了一個十年前的……本來我從小就在本鎮一個小學堂裏讀書，那裏的校長姓陳，很看得起我。這時候我不過十二三歲，有一天他的女兒來看我們讀書，站在講室的外面，我一

見便覺得怪可愛的小時懂得什麼看見好的便覺得可喜過一回也就忘了有一天晚上吃飯時這時候我的祖母還在吾母親對我祖母說「校中陳先生今天託人請了他女兒的庚帖來給我家柏生娶婆以爲好不好」那時吾祖母說道「甚好我們柏生可憐他從小就沒有了父親現在既蒙陳先生看重將來也有些照應最好也沒有了」後來我母親也不說什麼我也不懂是什麼一回事後來到底也沒有成功十三歲的時候吾母親便與我定了我那亡妻了上兩件事到現在還沒有忘記雖有時遇見了他從來沒有招呼過的後來我聽得他在某校畢了業在該校一個女學裏教書我又常在外面做事

越加少見他的面了今朝我見他也是一個人大遠的到此何事呢我不覺呆了忽然立了起來他也站定了不覺彼此都笑了一笑我大膽的先說了「女士不是姓陳麼」他點點頭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我索性老老面皮的侃侃而談道「今朝巧極了難得在這裏遇見了女士女士何以一人獨來呢」他也安定了許多便從容的回答道「今朝我與周揚二位同學約定到這裏來參觀某校的游藝會因爲時候尚早他們去望親戚了叫我到這裏來走走回來他們來尋我的不想遇見了世兄聽得世兄一向在北京想必是很得意現何以忽然回來了」我便告訴他一切的事又談了些學界中的事一同坐在那

橋欄杆上慢慢的談他的言談舉止很是溫厚和平。毫無近來女學生的一種普通惡習。他說『吾父親常說起世兄聽得世兄現在的名譽和地位真是前程無限的』吾說『這不過勉強能自立罷了。不比女士是爲社會盡力真可敬服呢』後來他的同學來尋他了。我就送他們到那邊。他教我也進去參觀。我也就進去了。就碰着我那大表兄。他對我笑道『你也有興致來麼』我笑笑不說什麼。一回看完了時候不早。輪船已經開了。我就替他們雇了一隻船送他們上船。他對我說『何不一同還去呢』我說『我還有事哩』望他們的船漸漸的不見了。才仍舊回到我外祖母家裏。其實我有什麼事呢。鄉鎮

上的人一來就大驚小怪。議論個不了。那倒是不能不怕的。我外祖母見我還來了。便問吾怎麼又回來了。我只說去看游藝會。遲了輪船。已開。我也不高興。還去了。後來吾那表兄還來。他就要說我使個眼色。叫他不要說。他也不說了。過了二天。就接了他一封信。是從吾家裏轉來的。他說『我這星期日又要到那邊去盼望你也去。我們再談談。想你一定贊成的』他當我已經回家了。不知我還在這裏沒有走呢。我便覆他一信說『請你星期日來。我還在那邊橋上等你』到了那天。他果然來了。我們現在熟得多了。隨便講了許多話。覺得兩人的見解甚爲相合。於是我們二人便約了以後常通信。札此後我又還家住。

橋上

了幾天便動身來了。今天這封信是他來的。恕我不能宣布。因為未得本人的許可。冒昧給人家看了。我很對不起人的……

朱君說了這一大篇話。吾便照他的口氣全給寫了出來。他本來教我守秘密的。我想現在可以無須秘密。可憐他和尙是永久做不成的了。他二人現在一同住在北京組織一個半新不舊的小家庭。他母親因為路遠未曾出來。常有人說起。每到星期日的下午五六點鐘時。在那中央公園裏頭。總見他們倆手挽手的一同行走呢……



新聞進來的路

(光祈)

德國報紙有一事最爲吾國報紙所不能及者。即其新聞傳達方法極爲靈通迅速是也。吾國新聞材料之到報館。大半由『大門』進來。德國新聞消息之到報館。則大半由『房頂』飛入。吾國報館記者採取新聞。大半用『耳』。此其不同之點也。





縵雲小劫

滙父

一所學校的校園中花木參差樹葉趁着月色映在地上縱縱橫橫遠遠映着室內的燈光格外覺得幽雅有趣這一晚正開着舞蹈盛會幾十個女學生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和着批霞娜鐸鐸鏗鏘的節奏表演各國的舞蹈姿勢動作都很活潑一陣微風吹來衣裾散開宛有乘風仙去的情態真可算有影皆妍無態不妍那一般來賓讚嘆不置只聽得擊拍：

拍……的拍掌之聲

這學校名叫坤明女學是衛在斯博士創辦的約有十多年的歷史名譽很好華縵英女士也在校裏肄業縵英天資聰穎各門科學都須會得通校都許他是高材生今年他這一班要畢業了遂在學期終了時開一次懇親會晚上舉行舞蹈縵英平素對於跳舞很有研究當天便做了領袖並唱着優美和婉的表情歌來賓尤為贊許他縵英心下十分得意恰巧他未婚夫吳止雲上禮拜由日本早稻田大學得了學士學位畢業回來在秋天兩家的尊長就預備替他們的結婚相愛數年快要滿足希望所以縵英心裏格外異常快樂呢

一會跳舞完了。大家休息。數刻繆英坐在一株薔薇樹下。椅子上清風拂着花枝。送出那芳馨的香氣。一面又吹得衣襟飄飄的。繆英起先覺得身上燥熱。此刻方才好過。猛的面前一人走過。繆英忙叫道。慕哥也來了嗎。那人轉身看時。笑道。原來是繆妹。我正找你呢。說着遂也坐下來。

這少年姓孫。名叫慕聲。從小同繆英同學。兩人天真爛漫。到處得十分合式。後來止雲也來上學。繆英因爲止雲性情和平。不知不覺的便同慕聲疎遠了。些當時不過小孩子的心理。沒有什麼情感。後來漸漸大了。繆英一縷高尚純潔的愛情。便全行灌注在止雲身上。慕聲心裏十分妒忌。但繆英對於他仍舊

很好。同往時一般。慕聲心裏總覺到止雲奪他所好。十分不平。即至兩下訂了婚約。慕聲知道沒有指望了。才算死了這一條心。這時在繆英旁邊坐下。道。止雲來了嗎。繆英道。他今天有朋友約着去商榷編輯雜誌的事體。沒有功夫到這裏來。慕聲道。怪不得。不見他呢。閒談了幾分鐘。慕聲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繆英道。慕哥有話趕緊說吧。停會遊藝節目上還有我的唱詩呢。慕聲囁嚅了半天。道。我說出來。你相信我嗎。繆英笑道。我有甚不相信。難道哥這般正直的人。還撒謊不成。慕聲道。我聽見人說。止雲在外邊。同人家訂約。將他父親在山東博山的一處礦產賣去。並承認代購礦產一切。由止雲出名。實際上某

國得利甘心做軍閥的走狗暗中斷送我國主權不少我起初不很相信那人說得千真萬確的有這一件事情慕聲說着瞧縵英猶如泥塑的一樣半晌方才捧出一句道隔了幾年難道意志就這樣激變了慕聲接着說道我想止雲學的是政治學將來必定在政治上活動有所建樹倘若那時倒行逆施起來中國豈不有大大危險不論人言是否真實我想縵妹最好規諷他一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免得將來爲人指視妹妹却做了他的妻子只是多麼羞恥呢妹妹看是不是縵英有氣無力的回答道承慕哥的盛意告訴我這消息並指導我不勝感激但願是流言就好了說着聲氣有些嗚咽慕聲又安慰了一

番方才別去縵英依舊癡癡的坐在薔薇花下發怔一陣風過處花瓣似雨下般落下來灑了一身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穿着白羅衣服很憨跳的一個女郎跑到他跟前來喊道縵姊渴啞得很現在節目通通表演完呢唱詩的時候找你不到由婉雲姊姊唱我的算術表演答案最快學監李夫人還獎了我一方手帕呢說時將手帕給縵英看又拋在樹枝上央求縵英取下來縵英見他這嬌小活潑的態度也展了展顏一會天色漸漸愈加黑暗時光不早縵英一步一步捱將起來出了校門回家去了

二

縵英回到房裏坐下小婢秋兒跑過來說小姐這

歇才回來連忙倒了一杯團茶放在桌上縵英取茶在手靠在唇旁待飲不飲心裏的思潮勃勃而起止雲素來性情很正派每每談到國事便異常激昂慷慨恨不得投筆從軍那種同仇敵愾的心似乎不會身適異邦就改造得只樣快法做這無心肝的舉動慕聲呢人極誠懇的樣子不會打謊話豈有平空造出一篇謠言的道理又同止雲沒有什麼惡感告訴我也是一番好意怎能不信呢這兩種念頭在縵英心裏決戰了大半晌結果慕聲的話戰勝了想必得用什麼方法去諷諫止雲呢料想質問他他是一定不承認的非但賴得干干淨淨而且要說慕聲誣友和婉點勸說呢恐怕沒有效果以後格外明目張膽

無所顧忌縵英想了半天兀自沒有辦法猛地牙關一咬自言自語道不錯犧牲我自己！最好決定這樣當下方法想妥了縵英芳心裏才覺甯帖叫秋兒將衾枕鋪好了預備安寢一面抽出一張信牋寫了幾行吩咐秋兒道明天早起教下人送到吳少爺那裏去這時心中又念着止雲這般舉動不外金錢和美色的誘惑不禁暗暗的罵道萬惡的金錢和美色真坑死無限有爲的青年呀外面芭蕉漸漸的作響縵英覺到困倦上牀便睡熟了吳止雲因爲昨天回來得遲了八時尙未起身擁着被用手揉眼睛一個小使拿了封信進來說這是華家送來的止雲曉得是縵英的面札連忙接來拆開

看時上面寫着

雲哥惠鑒。昨日懇親會頗極一時之盛。惜吾哥未往。殊屬憾事。連日天氣晴和。妹擬今早九時同往公園旁隙地作拍球之戲。其時游人稀少。空氣鮮潔。游散極宜。用特函達。希早往爲荷。妹縵英上。止雲看罷。暗想。昨天我未去。他心中一定不很願意。可是沒有法子。誰教我有事呢。擡頭向外一看。計上已經八點三十五分了。連忙掀開被。翻身下牀。喊人弄水洗臉。又胡亂吃了些東西。穿了長衫。拿了球拍。匆匆的跑出去。一直往公園來。他家裏距離公園很近。不多一會便到了。時候還早。遊人很清靜。止雲四處看了一遍。並沒看見縵英。知道還未曾來。便

出了園門。向旁邊走去。那些鮮艷的野花。襯着綠草。分外好看。有一道小溪。清水漣漣。兩旁的樹木都映入水裏。止雲賞了一會風景。遠遠見有一二家的屋牆。有極大的字。『金剛石牙粉』。『仁丹』。異常清楚。就是數里外都可瞧得明白。止雲不禁十分慨嘆。想舶來品在中國市場的勢力。已經牢不可拔。任便再抵制些。也沒有經久的效果。正想着。忽然有人在肩上手一拍。笑說道。你早來了嗎。止雲回頭。看不是縵英是誰。

當下止雲笑道。我昨天沒去。參預懇親會。你不怪我麼。縵英也笑了。笑但是彷彿很苦的回頭吩咐跟來的秋兒回去。停會再來。止雲又道。此刻人少。我們就

打球罷。縵英搖頭道：「我本來預備同你談談拍球，不過是一時興到寫的。今天手腕沒力，不拍了。到那邊去坐坐罷。」止雲惟命是聽，携着手到那草地上一張靠椅上坐下。止雲見縵英今天有些沒精打采，不比往日有談有笑的心裏，有點疑惑，又不好動問。坐了一刻，縵英遲疑了半會，慢慢的道：「雲哥，我昨天聽人講說到這裏吞吞吐吐的，又止着不說了。」止雲道：「什麼事？你只管說。」縵英才帶着悲聲道：「有人說你是賣國奴。」止雲聽了，大爲驚詫，這話從何而來？是誰想起誣我的？縵英當下便一一告訴他，但並不會說是慕聲說的。又道：「你也不必隱瞞人，一時做錯了事，也是有的。只要覺悟了，想方法來彌補從前的罪惡，以前

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爽直告訴罷。」止雲急得直囁道：「這是那裏說法？旁人不滿意我造謠言，你平素知道我的，可是那種沒心肝的人，總應該替我辯護才是。」不料連你都疑我，更不問別人了。唉！我這顆心，怎能擲出給妹妹看呢？說罷，聲氣嗚咽，幾乎哭出聲來。縵英此時見止雲這樣子，又回想了，想覺得慕聲的話，也不能據爲定讞。其中或者有冤屈的地方。止雲平素愛國心很重，而且說話很誠懇，不像狡辯的樣子。似嫌孟浪些，未曾偵查，是否實在當下便撫慰止雲道：「我也覺到此話不實，不過問你一問，何苦急得這樣子呢？」止雲長吁了一聲，憤憤的道：「我一向草率用功，想學出點學問，將來替

國家做一番事業。不料德未高而謗來。竟有人誣陷我。難堪的罪名。怎不教人痛恨呢。罷罷罷。現在某處交涉某國。恃強太甚。將來談判決裂。我必定投身疆場。到那時看吳止雲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只是妹妹終身說到這裏。望青縵英流下淚來。縵英也悽悽惶惶的。怔了半天。驀地說我已下了決心。雲哥這主意很好。我希望你將來成功。至於我呢。請你無庸挂念。另外……說着。牙關一咬。在腰裏拿出一支小勃郎林手鎗。望自己胸口便擊。止雲不防備他如此嚇得連忙來奔。已經不及。只略偏了偏。在左臂上穿過去。立時暈倒地下。止雲放聲大哭一面也倒下地去。

三

止雲看縵英時。面白如紙。雙蛾緊蹙。傷口上的血。骨都都的冒將出來。喚了幾聲。也不答應。已是失了知覺。止雲又驚又痛心。裏紛亂沒有一絲主意。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小婢秋兒跑來了。看見這樣子。嚇的噤住了。不敢出聲。止雲吩咐他回家去報告秋兒。如飛奔去。停會縵英的母兄全來了。看見這模樣。十分悲切。摸摸還有呼吸。忙問怎的鬧出事來。止雲把事情草草說了一遍。方知就裏。縵英的阿哥連忙去找醫院的人來。將縵英抬送到院裏。又把手鎗收起。道不料他在我處拿去。發生這件事情。轉身同止雲說。停兩天。舍妹療治過如何。好歹給信於你。你不必過於悲傷。罷罷。霎時一羣人都走了。只有止雲一人還

痴痴的立在那裏太陽的光移到他身上也不覺道。縵英傷勢不很重因爲自己回擊止雲又掣他的肘祇在皮膚上擦了過去不過身體嬌弱一時難得出院聽得人說兩國的交涉日加嚴緊彼國已經下了最後通牒如無滿意的答覆就要宣戰我們態度也很強硬而且國民因爲忍恥受辱已到極地這時正是雪恥圖強的機會個個奮勇有滅此朝食的气概大約下禮拜前線上就要開火了又有風聞說吳止雲不知怎的放着教授不做前日也去應募徵兵了縵英聽了又悲又喜喜的是止雲能爭氣足見得是愛國之士又恐怕陣亡戰地雖說爲國捐軀但究竟是我激迫着他去的想這裏就有些不快傷勢漸

漸復原出院之後紅十字會裏因爲業已開戰每日會員赴戰地救護的必有數起縵英覺到男子爲國家而戰女子就應該坐在家裏嗎未免有虧國民的天職了遂投身紅會心想或者在戰地遇着止雲也說不定自是縵英便做了救療傷兵的看護婦一處白色的營幕有一桿大旗上面畫着一個紅十字裏面的傷兵也有殘缺肢體的也有動掉不得的醫士穿梭也似的往來治療而與傷兵以精神上的安慰并看護他的看護婦也蹣跚其間猛然炮聲一響硝烟蔽天外面又發生劇戰了一會外面棚牀招進無數的人來那主任醫士點頭嘆道可憐爲國家而戰的勇士呀這時外面又招進一個人來道好男

健的人身上受了四五創呢。那主任醫士。覺着額把他安放好了。揩淨血污。將傷處察看了一會。用綑帶紮好了。吩咐一個看護婦。道：「你專誠看守他。別使他勞神。講話傷勢不輕呢。」看護婦點了點頭。醫生出去了。看護婦垂首坐着。似乎籌劃甚麼事的。這便是華縵英女士。

在靜悄悄的室中。沉寂了大半會。那受傷者。挪了挪身體。呻吟着。斷斷續續道：「呀。縵英。你許我懺悔嗎？」縵英聽得喊他的名字。霎時心房跳躍。幾乎把持不住。顛巍巍的走近榻邊。一看面上。黏着布。認不清面貌。依舊昏昏沉沉的睡着。縵英此時的思想。道人莫非是止雲吧。又不敢去驚醒他。坐在一旁。心中往來的

算計。傷兵又微微呼道：「上帝許我懺悔嗎？」聲音細細的。很縵英聽了。斗的觸起機來。像是常聽見的音吐。但記憶不起是誰俯身下去看時。那人慘淡無神的眼。從綑帶底下望了望。縵英失聲道：「你不是……」縵英此時用柔婉的聲吐道：「你休息着。醫士叫你不要講話呢。」那人低低道：「你不認識我麼？我是你的好友。孫嘉聲呀。但是現在不能……」好友……縵英猛然悟過。驚道：「你是嘉哥嗎？你怎麼也……」嘉聲道：「你恕我麼？說時兩眼望着縵英。極懇切的樣子。縵英道：「什麼事教我恕你？」嘉聲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因為你同止雲訂了婚約。心裏……妬忌。造出謠言說……止雲賣國。想他同他廢除婚約……我便好進行。不料你竟……」

說到這裏咳了兩聲又奮力道你竟自殺我自知罪惡……現在我力行懺悔看來不久要下世了雲妹你能恕我嗎縵英此時心裏說不出是酸是甜只管歎歎的發怔同石像一樣醫士進來了看慕聲有點昏默的光景察看了一會搖搖頭縵英吐出一句話道這傷勢不妨事嗎醫生道肩骨已斷恐怕無濟靈魂在兩小時內可以超昇天國了說着慨嘆出去縵英心中搖搖無主憤恨同悲傷一齊交攻由不得哭將起來另外一個同伴看見了暗道他們其中定有一段戀愛史呢

四

戰事終結了因為我們人人激於義憤上起陣來莫

不以一當十奮勇當先彼國節節敗退看看已無再戰的能力只好遣使求和於是數十年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才完全廢止臥薪嘗膽不敢忘的恥辱才算雪了那些戰士也緩緩的凱旋歸來去會慈愛的老母和親愛的妻子

吳止雲在軍營裏因為每每奮不顧身立下許多功績已升做上尉戰事停止之後便也解甲歸來可是那縵英現在究竟如何了還是已經倩女離魂一眠不視呢還是大創已愈得慶更生呢這是止雲心裏最難解決的事情當那天縵英送進醫院以後止雲回家裏去又悲又恨茶飯也無心用晚上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等到天亮起身來到醫院

探問恰因縵英尚未轉機要教他靜養除了母兄以外不接見旁人并且謝絕探問所以也沒得着消息過了幾天徵兵令下止雲便決志投身其中隨即開到戰地去了縵英吉凶如何始終未曾知道現在就要再履故土怎能不惹起腸迴九轉呢

看看離家鄉不遠了路上一派的景物差不多同上半年一樣但是止雲心裏轉恨不得還有好遠。是一世不得到也不妨同伴離家越近心裏分外歡喜却同止雲異趣呢

止雲決計先回國省回家去先到華家問一個確實消息便先向華家走來遠遠望見粉牆一帶已在目前心裏轉同獄囚待決一樣搖惑不定極要知道究竟裏

反加不敢知道究竟一步一步走將近來振了振勇氣扣着門環僕婦開了門笑道吳少爺回來了止雲急問太太呢僕婦回說在花園裏呢止雲連忙向裏跑那花園構造得倒也精致止雲那有心腸賞玩正在尋覓時候猛然花叢中一個人影一閃穿着白色衣裙那面貌分明有點像縵英心裏不由骨冬骨冬的亂跳正怔着時背後忽叫道雲哥連忙回頭一看不是縵英是誰當下兩人少不得都淚垂胸臆各道別來的境況止雲聽到慕聲的一節緩和着說道這也難怪他他心中正自十分難受呢我不但恕他還着實悲悼縵英也點了點頭此刻却不絮絮的高地無的情話了

華吳兩家又忙着結婚了。止雲因爲很有勞績，明令授了中校的職分。這一邑的人因爲慶祝雪恥紀念，鋪排得極其熱鬧。恰巧他倆結婚的日期也是這一天，大家分外有興。

這一天禮堂在某大旅社。鋪陳得花團錦簇，華麗非凡。請坤明女學校長衛老博士做証婚人。等到新夫婦進來的時候，結成大束的鮮花，爭相拋擲。兩人幾乎立在萬花叢中。了衛博士用洪鐘似的聲音說道：「今天是慶祝國恥雪日子，又逢着吳君結婚。吳君這次身在前線，頗爲盡力，所以今天能使我們有慶祝的榮幸。吳君也有力量呢！」（鼓掌）華女士從前是徽校的高材生，吳君的功績有一半是女士贊助的。

（鼓掌）我敢代表諸君恭祝兩君之愛情同中華民國一樣長久。（大鼓掌）

過了數日，兩人便動身到杭州去度蜜月。西湖風景秀雅宜人，添一對新夫婦在其間，也爲湖山增色不少。就是那長眠黃土的孫慕聲此時也暗自欣幸，懺悔了罪惡咧。



星期談話會

無虛生

□前在南京裝池店見壁上張一巨幅字似隸而非隸雖無款以文意測之當爲一贈別農林畢業生之紀念詞其文中有云「自基督教入中國以新文化交合舊文化遂產生今日之文明」

星期談話會

交易所現形記



交易所現形記 (廿二)

第十一回

契券深藏花紋一角

章程草訂密室三號

老主顧記述

金枝。花。又。懇。切。的。說。道。大。少。謝。謝。你。輕。些。你。明。天。叫。我。的。堂。差。我。一。定。告。訴。你。伯。英。乖。巧。便。不。多。問。拉。着。金。枝。花。的。手。一。同。回。到。房。裏。立。三。放。着。破。毛。竹。喉。嚨。道。你。們。才。叫。了。一。個。堂。差。便。這。樣。拉。拉。扯。扯。空。實。不。成。體。統。究。竟。搶。一。張。什。麼。東。西。也。給。我。瞧。瞧。志。剛。道。多。份。是。那。姓。楊。的。那。張。局。票。了。我。們。剛。才。要。他。看。時。他。不。是。也。抵。死。不。肯。給。我。們。瞧。麼。璧。奇。道。也。許。是。的。金。枝。花。紅。着。臉。道。對。極。了。都。被。你。們。猜。到。了。說。着。便。坐。在。沙。發。上。喘。着。嬌。氣。道。你。們。一。輩。大。少。大。約。是。丘。八。太。爺。出。身。咧。璧。奇。道。此。話。怎。講。金。枝。花。道。你。們。不。是。丘。八。太。爺。怎。的。學。了。火。車。站。上。搜。查。行。

「以此種語意文字入之堂皇堂幅懸爲飾品實爲創見惟不知孰屬男性娶歟贅歟諒必有被交合之一方在未識屬文者措思之頃亦嘗計及否也一笑」

口范烟橋「燈下一小說中有云

『報館裏的垃圾箱和歐洲戰場差不多戰場上白骨青燐都是春閨夢裏的人物那垃圾箱裏的廢稿殘紙也是著作者心頭血肉天天做那酬資贈品的

旅客人的身上來呢璧奇道好得你也沒帶違禁品搜搜無妨如今可搜出了什麼呢志岡猛記得剛才私下送與金枝花的股子便向金枝花擠眉做眼金枝花視若無覩依舊向璧奇道沈大少向來很規矩的大約都被你帶壞了璧奇道這太笑話了沈大少還是第一次叫你的局你怎知他向來規矩這中定有蹊蹺金枝花道你說的話總是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沈大少雖然第一次叫我的堂差可是檯面上是遇見我好幾次了他從來不愛給人家動手腳的今天你在這裏多份是你指使他的呢志岡見金枝花只顧與璧奇你一句我一話的對嘴全不理睬自己因此抽嘴道沈大少既然搜你可被他搜到什麼不成金枝花道搜是沒搜到什麼我身上除了幾張局票三四隻銀角子和一隻秋角梳小粉鏡粉紙以外也沒有什麼可搜的東西了不過拉拉扯扯很肉癢的說到這裏又向沈伯英睨了一眼道沈大少你下次再要

好夢呢。」反寫投稿家失意情景。可謂深刻。不知執取舍之權的諸大主筆。見之感想如何。

□去年春見報載童伶黃某。以年俸萬金爲某世界延聘獻技。曾推及社會情形。爲『學伶兒童與學齡兒童』一文。致其感想。

(曾刊於本誌八期)今讀『半月』兒童號。謂美國影戲界之小明星吉甘阿根。今年甫六歲。每月俸金乃有美金二萬。合

如此我勿來格伯。英道下次決不再獲。下立三聽到這裏忍不住也插嘴道。既然檢查過並無違禁東西。應該打一個戳記。才有憑證。讓沈大少給你打個戳記罷。金枝花的臉頓時飛紅。站起來奔到立三身旁道。你這寧波人最壞。說着便把手在立三大腿上攔了一把。立三身體很肥。肥人是禁不起搗的。其痛無比。便大叫起來道。既然如此。叫沈大少別打戳記就是了。金枝花道。你還要多嘴麼。說着手裏又用了些勁。立三一手把金枝花的手格住。一手來搔金枝花脅下的癢。金枝花便把手放掉。笑着的逃開去。真正這格戰的時候。立三身上的一隻愛而近金表從袋裏掉出來。落在地下。只聽得撲忸一聲。立三忙俯身去拾。壁奇志岡本在那裏大笑也。都住了。笑道。表跌壞了麼。立三把表拾起。開蓋一瞧。又聽了一聽。表聲道還好。並沒跌壞。志岡道。幾點鐘了。立三面把表蓋掀上。順手放入衣袋中。道。三點廿五分了。志岡道。阿呀。我們

墨銀即達四萬元以上。則年幾五十萬矣。以黃例之。直小巫之見大巫。竟卑卑不足掛齒。然則吾之前文不覺同囊駝腫背。少見多怪耶。

口廣告除自炫外。對於顧客絕無敢少致微詞。利在故不敢悔之也。不意今竟有以謾罵爲招徠者。某書局新出之書。有所謂眼淚世界者。廣告中謂讀是書而不哭者。爲癡生。爲呆大。爲蠢如

鬧得忘却時候了。新可與青霞兩人在裏面聲息全無。不知做些什麼。璧奇道他夫人很利害。十二點鐘一定要他回去的。如今三點已敲過。還在裏面做什麼。難道他不怕夫人了麼。志岡道如今我給他保了。駕夫人管束得寬鬆些了。他夫人只知道我們籌備新交易所。日裏在支那做事。沒有空閑。當然只得在夜裏商量商量的。其實他因此有了題目。索性三更半夜的不回去。與青霞攪得火熱。正經事情。却沒有做得多少。伯英道新可本來不很叫堂。差多是你去拖下水的。要是被他夫人知道了。可不恨死你麼。志岡道這却不生問題。的我自有辯駁的言語。可以脫清干紀。伯英道你這人最刁滑了。什麼事總不負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伯英正說到這裏。房間裏忽然大嚷起來。伯英璧奇志岡金枝花都奔進去。一瞧原來立三不知什麼時候偷偷的走了進去。躲在牀背後。新可是睡在牀上。把一條被裹着。青霞却橫躺在被外。新

鹿豕爲神經麻木。讀書而成人。至落淚。容或有之。若謂可致有聲之哭。恐絕對不能。然則苟購其書。讀之而不號哭。試思當居何等。豈非以錢自消呆大……耶。此種宣傳法。亦可謂廣告術中之別開生面者。

口自社會染歐化。人人以習其書文爲榮。往往以『密斯脫』『也司』之類。輸入言詞。以A.N.等字母加諸『生』『女士』之上。

可講狐狸精給他聽。不料枕頭後面伸出兩隻手。把青霞與新可的頭都抓住了。因此新可與青霞大吃一驚。毛骨悚然。不由的大叫起來。立三才從牀背後走了出來。道別嚇別嚇。志岡等知道是這樣的頑意兒。也大家哈哈的大笑。青霞漲紅了臉。早已起來。坐在牀沿上。道鮑大少你太胡鬧了。嚇得我心也蕩了。志岡道你們也不是新婚怎的。切切噠噠講不了這許多呢。新可道什麼時候了。志岡道早咧。十二點還沒敲呢。金枝花道白大少。你別聽他的油嘴。新可道如今至早總有兩點半罷。新可就一骨碌爬起來。道回去罷。一會兒天快亮了。金枝花也說道我要回去了。青霞站起來。拽一拽衣裳。也要走。伯英道我們大家走罷。於是各人穿馬褂。穿馬褂戴帽子的戴帽子。叫西崽來收拾鎖門。他們便一窩蜂的出了大同旅館。各自回去不提。明天。岡新可和立三晚上都有應酬。直到十一點半鐘。都陸陸續續到一蘋香的三號大家。

作爲別署。成一種不倫不類混合的言文。然而西字之讀音。又不與中字相同。故爾時出笑柄。如某女士亦取字母爲別號。願『女士』之上。適聯以英文之第二字母。讀來實覺不雅。何必出此風頭。貽人口實。

口吳隣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寫唐玉生等作杜撰之竹湯餅會。謂來客中個個均有別號。有『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處遊』

開談了一陣。志岡道。怎的今天璧奇不來。新可道。我三點鐘打電話到冲城銀行。他已出去。不知到那裏去了。志岡道。今天是陰歷三月十一了。十四是立夏。萬國健身會又要跑馬了。大約璧奇去籌辦一切了。新可道。他也是萬國健身會的會員。麼。志岡道。那萬國健身會的跑馬場。本是尤老四的。買辦尤老四是怕做事的。所以跑馬場的一切事務。也都是璧奇給他代庖。今天大概又去忙着這事了。正說到這裏。房門開處。璧奇忽然走了進來。立三道剛在這裏講起你。你却來了。你究竟忙些什麼事。三點鐘就不在銀行裏了。璧奇道。四老板打電話叫我到吳淞跑馬場去點票子。所以二點半鐘就到吳淞去的。直到如今。立三道我不信。晚上也這樣忙麼。璧奇道。忙却不十分忙。只因票子被瑞成祥印刷店裏耽誤了一天日子。并且把馬位票少印了五萬張。他們辦事員都沒留神。待我跑去查了出來。又叫瑞成祥去添印。瑞成祥又

客」『前身端合住紅樓舊主人』等離奇古怪冗長可笑意者吳氏不過虛構玩世耳不意今讀遊戲世界有補白曰『於雞有光』者署名爲『曾食越雞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七羽客』凡十有五字較之前者直且過之亦可云奇特矣。

口奉直戰中有『酸匪』（見晶報寒雲短評）『盜閥』『武裝艦奴』（見吳氏電函）等新名詞。

是小印。印店一古。腦兒只有一都小機器。要趕一些生活。便手忙脚亂起來了。所以我直等到十點鐘。瞧他們印好號碼。圖章。坐汽車。回到上海。已是不早。又因民和里有應酬。不得不去走一遭。客坐了一刻。買了票。便到這裏來的。立三道。照你說法。是還沒吃夜飯。咧說着。便立起來。到門口。揪電鈴。西崽進來。璧奇便命預備一客大菜。西崽領命出去。一會兒。刀叉牛油麵包等陸續送進來。璧奇據案大啖。新可又發起叫堂。差壁奇不贊成。嘴裏咬着一塊干葱雞。含糊着說道。你們給中國紗業交易所什麼都預備好了。半夜交易所也很出勁的籌辦。自己組織的中洋交易所。却不很上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新可嘻皮笑臉的說道。一天做到夜也沒空休息。休息夜裏叫一兩個堂差解解悶。這也使得。只要他坐上半個鐘頭。便命他去就是了。志岡也說道。我也如此想着呢。璧奇道。不行。不行。這裏的房間已開了半個多月了。你們自己想半。

此殆均所謂創作者歟。



罷工後之
英國各報

(路透)

英國的漲來第資紐加塞爾及貝爾法斯之印刷工。因實業裁判所所頒發工資之判決。見諸實行。故相約罷工。紐加塞爾各報合發行小報一百。漲來第資則用照相複印法發行晚報。

個月中有了什麼成績。四老板天天問我。我委實無話可答。四老板昨天對我說。照樣下去。他要退出去了。志剛道。四老板的話是不差。不過我們白天也有正經事情。夜裏總要出去應酬。應酬半個月的時間。也算不得久。況且一二百萬資本的公司。不能與今天籌備明天掛牌子的。小煙紙店同日而語。自然也要商權。商權目下交易所不多。我們幾個人是交易所內行。四老板又很有資望。總得辦了。妥妥貼貼才不致被人訕笑呢。否則我與新可從支那裏跳出來。萬一失敗。果然對不起。四老板我們自己的面子也沒法遮掩啊。所以我主張審慎。不宜速成。壁奇道。四老板的意思。想趕在半夜交易所的前開幕。至於股份招得足。招不足。不生問題。招得足。自然最好。招不足。儘多儘少。四老板可以墊。稍將來選舉理事。就選陶伯南做理事長。你們兩位做常務理事。立三在半夜裏是不必說。當然也是常務理事。可以預料的那麼這裏只

馬繫傳染癰疽

內務部來志醫士。在驗屍時陳述外。家馬繫傳染癰疽之危險及消毒之困難。謂俄羅斯波斯及南斐亞洲諸國對於患癰疽而死之牲畜不施防備。遂生危險。若澳與坎拿大之繫則無此危險。中國運來之繫可謂無一包無癰疽之危險者。
(路透)

得。屈。就。你。做。監。察。人。了。志。同。道。理。事。長。一。席。當。然。是。四。老。板。了。常。務。理。事。是。你。先。生。和。伯。南。先。生。最。為。相。宜。我。與。新。可。或。者。做。個。科。長。實。地。做。事。幫。忙。也。是。一。樣。常。務。理。事。是。幹。不。下。的。璧。奇。道。四。老。板。和。我。一。副。太。忙。二。則。不。很。能。做。事。無。論。如。何。不。許。有。被。選。舉。權。的。如。今。閑。話。少。說。你。們。三。位。快。快。把。草。章。訂。一。訂。開。了。發。起。人。會。就。可。以。把。籌。辦。處。立。起。來。積。極。進。行。了。以。後。一。切。處。處。都。要。偏。勞。三。位。最。好。物。色。一。位。能。幹。的。人。先。來。幫。幫。忙。晚。上。我。們。大。家。商。量。定。妥。的。事。情。就。交。他。在。白。天。來。照。辦。我。們。省。事。得。多。了。志。同。道。弄。一。個。陌。陌。生。生。的。人。來。把。一。切。內。幕。都。給。他。知。道。不。很。妥。當。罷。璧。奇。道。這。却。不。要。緊。的。只。要。這。人。老。實。靠。得。住。便。給。他。知。道。了。也。無。妨。的。不。過。來。頭。人。第。一。要。靠。得。住。本。人。也。要。能。辦。事。將。來。開。幕。了。可。以。派。充。秘。書。不。過。這。一。等。人。不。容。易。找。罷。了。人。要。漂。亮。面。目。可。惜。語。言。無。味。的。果。然。不。適。於。用。又。要。能。算。盤。賬。情。緒。一。些。法。律。

英國模範殖民地

(妙因)

一位德國人柴爾孟次君。他從上海寄一篇文章。到柏林的福雪希報發表。專講上海的事。他的題目是「英國模範殖民地」。這七個字。就算代表一個上海。不知上海的居民。感想如何。

公文程式的文字。也要能起稿繕寫。出筆第一要快。并且要善於談吐。還要能守秘密。這才用得你們有什麼相當的人才麼。明天不妨就請來試試。志岡道。我是沒有立三。新可不知有沒有立三。道。我有是有兩個人。早應到半夜交易所去了一個。是向來在取引所裏的一個。却是小說家。很有名的邵星北。他是東洋留學生。學問很好。回國了。以後翻譯的書很多。擅長做小說。并且還做過新戲。璧奇道。可是邵獨笑麼。立三道。是的。璧奇道。他是唱丑的油頭滑腦。不像做正經事體的人啊。立三道。這人你沒與他相處過。所以不知他的性情脾氣。他在戲臺上扮的是丑角。自然處處帶着滑稽意味。可是他一下了。檯規矩得非常不嫖。不賭。不上遊戲場。不吊膀子。不吃煙。不喝酒。並且穿得很樸素。勤於著述。道德品行都是不可及的。誰也不知道他就是戲臺上邵獨笑呢。璧奇道。真有這等人麼。真是新劇界的鳳毛麟角了。既然如此。何妨託



惜露庵劄記

(蕙波)

越縵堂日記載魏默深牧高郵時不能理事終日著書每聽獄輒搔首不能語往往至夜分吏胥皆散去乃罷於廳事之旁障以紙簾爲一小室日坐其中作淡墨細字徧滿几上室外有金橘樹一日有小兒上樹攀橘墮地死家人奔告之猶搖筆不答云云此事近人筆記所未見章客聞之其表兄陳鳳樓言或不訛謬文章政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星期談話會

交易現形記

託他他總有能做事的人介紹呢立三點頭道明天我去託他便了璧奇道我們商量商量怎樣擬訂草章罷這裏很秘密沒有人知道的趕快商訂罷正是

從來世事渾如戲

儘把商場作劇場

欲知是夜有無擬訂草章且聽下回分解



宣統與胡適

(胡適自述)

陽歷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着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清秀。但頗單弱。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他穿的是藍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着許多書。炕几上擺着本日的報十幾種。內中有晨報和英文快報。炕几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遊記。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誌。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過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病的事。并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鐘。我就告辭出來了。

案探迦塔鎮

(二) 罪與產

生恨天陵吳

第一章 兇案

威列波又點點頭。果然所說的話與才到時所說的一些不訛。並且很有見地。於是又用鉛筆把斐挪克夫人所說的話記在日記冊裏。又解開屍體衣鈕檢驗一回。依舊毫無頭緒。不免有些納悶。坐在一張沙發上默然了。一會見那斐挪克夫人兀自啼哭未已。忙對他說道：夫人別哭罷。且到臥室裏歇歇。威林姆夫人也道：不錯。別擾亂先生們腦筋。我扶你到樓上去罷。說着便把他攙起來扶到樓上。潑利斯頓縐眉道：你可有甚麼頭緒麼？可要把克列斯喚來問問。威列波道：不消。他先



社會百問題

中學男女同校問題

女士顏錦心

我國女子幾千年來受人的壓迫。已算是達到極點了。這不能反抗的是什麼原故呢？就是教育不平。等我國教育大多半為男子設的。女子並沒得相當的教育去補助他。所以女子的能力也就消滅無

己說過是他首先發現屍體再問。道也只好先回署呢。這時署長還。他也不過這兩句話何必多費口。未及呼喚警察威列波忽然想起。舌潑利斯頓道那麼你一定有了。一人來道署長我想起一個人了。端倪了威列波不響一會才道署。這裏有個私家大偵探署長可曉。長恕我這案子委實神妙不測絲。得麼潑利斯頓道可是那個瑪林。毫無線索可尋我到此刻依然和。欺鎮塔迦不是威列波道是呀潑。才檢驗不曾問話一樣一些端倪。利斯頓道那也不過幾家沒價值。沒有潑利斯頓現着悻悻之色道。的報紙鼓吹得好罷了他不過辦。如此是很棘手了威列波道誰說。了幾件尋常案子像今天這樣離。不棘手呢待我慢慢的探理終能。奇的兇案他那些辦得來威列波。獲到真兇的潑利斯頓不快道如。道不然我聽說他很有偵探的學。此我們回署耶威列波也快快着。術和經驗老實說我此刻實在沒

蹤了。知識也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了。這不是一種很可惜的事情。嗎。還有一般偽學者同那些舊思。想的人。被那些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七個字捆住他。所以也。就不叫女子讀書。因為這個原故。對待子女。不知不覺的先就有了。高低的分別。以為男子將來要替。社會服務。所以家境的貧富。也就。不管了。但是必定要叫他入學校。使他後來有了自立的能力。女子。就不這樣替他擔心。以為女子長

一些頭緒不妨打個電話給他請他來多少總得些臂助他現寓在棟澄街二十號潑利斯頓冷笑道這個成什麼意思我料定他的學術多分同一個尋常警察相等你要請警察這裏必得很別浪費這寶貴的光陰我還要回署咧說時露出很鄙薄很不樂的意思威列波遲疑着道署長要回署也不妨我只要求署長把鎮塔迦請來檢驗一下彼此各出些見地也許能早幾天緝獲兇手潑利斯頓不便

峻拒只得留難着道萬一他不肯應召豈不要吃他冷笑說我們官家偵探沒用反而求助外人可不是一件笑話麼威列波道這是斷斷行不得的我能打得賭我曉得這鎮塔迦很喜歡研究這種事兒的不然還稱得起私家大偵探麼他在哀汀堡不是也幫助警察署探了好幾件疑案可也是和那些偵探們面不相識呢總之這人是一個急公好義的少年斷不得如署長所料啊署長這也是沒法的事

大丁什麼『女心外向』同那些什麼『終久還是人家的人』那些污穢不堪的話充滿了耳鼓所以對待女子也就迥不相同了考他們心理因為女子不同男子似的要去替社會服務女子既是不要去替社會服務的那讀書不讀書到沒有什麼關係這不是很可感慨的嗎要從現在社會的潮流看起來無論男女都有替社會服務權也沒有像從前『五世同居』和『三從四德』處處要倚賴他人以

呢。署長沒奈何，只好打了一個電話。又問威列波道：「威列波，我先回署了。你在此等候。鎮塔迦能這時那威林姆夫人已走下樓來聽說。署長要回署忙道：署長可允許我偵緝兇手麼？」潑利斯頓道：「那是自然。要偵緝兇手的，我已責成偵探長威列波擔任偵緝。另外還請了一位私家偵探瑪林歇鎮塔迦輔助進行。但你還須從速教你的丈夫回來備審呀。」威林姆夫人道：「那也是自然。要教我的丈夫回來備

審的。我今天才發現這不幸的事。就打了個電報到巴黎。哪潑利斯頓道：「很好。說罷，帶了兩名警察跳上汽車飛也似的去了。」

第二章 鎮塔迦之勘驗

威列波啣着一支雪茄煙，在庭中往來踱着，約摸過了三十分鐘光景。克利斯已引進兩個人來說：「先生，這兩位先生說是署長請來也是關於我主人被殺特來幫助探案的。」威列波揮了揮手道：「是了。克利斯退出兩個人，便走上石階威

為自己的生活。諸位要知道現在不是那時代了。女子現在要想在社會服務，必定要享同等教育。同等教育是什麼呢？首先就是中學。開禁男女同校。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中學是人人必定要經的一個階級。他裏邊教授的功課，也很普通的。我們也很容易明白。其中重要的目的，第一使男女知識平等。第二男女各有自謀的能力。他們授的教育，既是一樣的，那末將來做的事也是一樣的。所得的效

列波歡呼道：「那位是鎮塔迦先生。」只見前面一個穿灰色大衣，面色很深，沈眼睛很堅定的道：「下走便是瑞林歇鎮塔迦。」又指着同來的，穿着黑色大衣的道：「這位是我的朋友，嬌羅帖痕。」適接署長電話說：「有一位威列波先生請下走來，幫理一件案子。」足下可是威列波先生麼？威列波道：「正是。」因為這裏出了一件無頭疑案，小可委實沒有這能力，可以偵緝。手久仰大名，所以特地請先生來幫着辦理。可

是小可與先生素昧生平，很覺得冒昧呢。說着，很誠懇的和鎮塔迦握了一手，又和帖痕謙虛了幾句。這一下，足見威列波不能和那些趾高氣傲，不肯示弱的偵探們同日而語了。鎮塔迦也搗謙着道：「不敢下走，辱蒙相招，榮幸之至。人類本有互助的義務，下走如有能輔助先生的地方，自當竭我的才力相助。但不知署長可在這裏？」威列波道：「抱歉得很，署長已因公先回署了。」鎮塔迦道：「如此，便請先生。」

果也是一樣的。所以我說中學開禁，比較大學開禁，還可以得些實際。不知道海內提倡開禁的人，以爲我這話對不對。



導我檢。驗一下。威列波道。那麼就
費先生的神。因使一齊走下石階。
鎮塔迦。留心察看。見這房子。雖不
甚大。却是新。外造的。上面是三層。
樓前頭。是。大廳。大。是。接待外客。
的。所在。甬道。很長。一瞧。他。知。是個。
殷實的人家。東邊。是。花園。那可。憐。
的。斐。挪。克。白。頓。就。仰。臥。在。一。顆。白。
玫瑰花。下的。草地上。鎮塔迦。又。着。
兩手。站在。斐。挪。克。右。側。見。他。穿。着。
雪。白。的。寢。衣。但。並。未。染。甚。大。血。跡。
大。衣。的。鈕。子。都。解。開。來。臉。上。泛。得。

慘。白。眼。睛。閉。得。緊。緊。的。還。微。微。現。
着。笑。容。露。出。雪。也。似。的。牙。齒。並。不。
使。人。駭。怕。是。那。兩。片。嘴。唇。上。却。
有。些。兒。發。紫。右。手。壓。在。自。己。的。身。
體。下。左。手。橫。置。着。旁。邊。有。一。支。手。
鎗。那。五。個。指。頭。髒。髒。還。有。些。握。過。
的。樣。子。腹。部。有。個。彈。穴。胸。口。刺。進。
一。柄。利。刀。鎮塔迦。登。時。起。了。滿。腹。
疑。雲。這。樣。死。法。死。得。極。其。矛。盾。究。
竟。還。是。鎗。傷。的。呢。還。是。刀。傷。的。呢。
當。下。也。未。細。細。研。究。即。蹲。下。身。去。
瞧。察。那。把。刀。柄。並。沒。有。什。麼。暗。記。

和。造。刀。廠。的。字。號。連。那。柄。手。鎗。也。
了。無。可。疑。之。處。這。時。帖。痕。忽。失。聲。
道。咳。這。是。自。殺。的。麼。鎮塔迦。站。起。
身。來。道。你。有。什。麼。見。地。敢。是。因。為。
死。者。左。手。旁。有。柄。手。鎗。就。疑。惑。到。
自。殺。麼。帖。痕。笑。道。失。言。失。言。我。沒。
注。意。死。者。胸。口。刺。進。的。利。刀。才。冒。
昧。說。出。這。可。笑。的。話。來。咧。鎮塔迦。
瞅。了。帖。痕。一。眼。才。問。威。列。波。道。威。
列。波。先。生。這。屍。體。完。全。不。曾。移。動。
麼。威。列。波。道。這。個。很。對。不。起。我。已。
檢。驗。過。哪。鎮塔迦。不。響。又。蹲。下。身。

去把那柄兇刀輕輕拔起見那刀上的血跡並不鮮紅却有些兒發紫不禁詫異了一聲說威列波先生這把刀可曾拔出過麼威列波道這倒沒有拔出鎮塔迦這時滿面滿了一層疑慮帖痕和他相處最久最能解他朋友的意思察言辨色曉得這案情一定離奇怪道這威列波弄得不知所措才把這難題目給鎮塔迦做呢鎮塔迦一面把刀置在一旁重把寢衣解開露出胸腹鎮塔迦細細察看復行

把那把刀拾起瞧了許久忽的點了點頭道威列波先生這柄兇刀且給我帶同寓去作爲考慮的焦點先生可允許我麼威列波道很好一切悉聽尊便鎮塔迦便把這殺人的兇器交給帖痕把屍體翻轉過來一看見那鎗彈已洞穿過來顯見先被鎗傷後被刀刺再將全身及四肢一切驗明並沒一些傷處衣袋中亦無可疑之物然後才將花園的四周悉心搜索也了無什麼跡象心裏暗暗佩服想道

兇手真是殺人的斷輪老手佈置得迷離惆恍令偵探們無從探索倒不能小覷他呢這時候帖痕忽歎呼了一聲在草地上拾起一個鎗彈說道又得了一種兇物哪鎮塔迦瞧了帖痕一下含笑說道這鎗彈倒沒甚大緊要倒是那柄兇刀很有研究的價值呢這句話不打緊却把帖痕說得莫明其妙連威列波也是暗暗納罕儘管瞪着兩眼不響鎮塔迦檢驗已畢向威列波道請問他家是甚麼人口

威列波道除主人威林姆白頓已於十二日往巴黎與此案無關係外現有兩位夫人在着被害的便是威林姆的弟弟喚做斐挪克白頓另外還有個老僕喚做克列斯就是導先生們進來的那人先生們可要把他們一起喚來問問麼鎮塔迦道那是當然的一種手續但先生已都問過沒有威列波點頭鎮塔迦道可曾把他們的話記下來麼威列波道記下了鎮塔

話時不能簡捷先生要曉得此刻順着斐挪克被刺的時候已是很久別再耽誤這時光咧威列波道是的我很佩服先生的卓見說時把那本日記冊取出來鎮塔迦接過一看沉吟了一會威列波道密司脫鎮塔迦此刻可要把他們喚來麼鎮塔迦道我瞧先生的日記已明白了不少克列斯所說的話大概沒有虛假這人我一進門便曉得他不曾撒謊斐克挪夫人在這案中也沒其大關係因為他夜

裏並沒在家這却可以教他的姊姊證明的至於威林姆夫人……威列波道先生威林姆夫人是有關係人嗎鎮塔迦道不是這般說我不過要問他幾句話罷了威立波道如此教警察將威林姆夫人喚來就是鎮塔迦領首稱是那時威列波旁邊正立着一個二十多歲的警察為人很靈活不待威列波說便起身去喚一會便偕着一個玉容慘淡的人來鎮塔迦道這位夫人大約是威林姆夫人了

威林姆夫人道：「正是先生，喚我來有什麼話說？可是我所曉得的，已都報告威列波先生了呀！上帝這陰慘慘的地方，我委實有些害怕，不能久立了。」說時，威林姆夫人果現着驚怖之色。鎮塔迦道：「不錯，威列波先生已都告訴我了，我不過還要問你幾句話。你說：夜間聽着很巨的響聲，究竟在甚麼時候發的？」威林姆夫人道：「在夜間兩點鐘光景。」鎮塔迦道：「這聲音響，是一陣甚麼聲音呢？」威林姆夫人想了。

「一。想。道。響。聲。是。一。顆。小。樹。兒。倒。下。地。的。聲。音。」鎮塔迦道：「那麼這一定是斐挪克先生被刺倒下地的聲音了。」據你說來，則斐挪克被刺一定在兩點鐘的時候無疑。哪？威林姆夫人道：「這個不敢憑我的意思決斷，或者也許是我們花園外有一顆樹倒下來的，因為我不曾目睹呢。」鎮塔迦道：「可曾有旁人聽見麼？」威林姆夫人道：「這個也不敢妄加推測，因為我那老僕克列斯是睡在客廳旁一間屋裏，而且還有

些重聽。」鎮塔迦點頭道：「但不知夫人此時已得到尊夫的回電麼？」威林姆夫人道：「大約再停幾句鐘就能接得了。」鎮塔迦道：「尊夫巴黎之役，可不是預定的日期麼？」這一問却大費夫人的躊躇，了一會才道：「預定的鎮塔迦道可有同行的伴侶麼？」威林姆夫人道：「沒有，是一個人行。」鎮塔迦道：「夫人恕我請問尊夫到巴黎是幹的什麼事呢？」威林姆夫人吞吐着答道：「是關於銀行中的事。」鎮塔迦忽的仰着目想。

了。一。想。道。夫。人。我。們。做。偵。探。的。委。實。最。討。厭。不。過。絮。絮。的。問。了。又。問。夫。人。可。能。把。這。銀。行。的。行。號。告。訴。我。麼。威。林。姆。夫。人。上。個。報。他。把。頭。腦。都。問。昏。了。躊。躇。了。好。一。會。才。道。這。銀。行。喚。做。巴。魯。司。鎮。塔。迦。訖。道。巴。魯。司。銀。行。麼。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回。頭。道。帖。痕。你。聽見。了。麼。我。們。倒。有。一。個。朋。友。在。巴。魯。司。銀。行。呢。帖。痕。點。點。頭。鎮。塔。迦。細。細。瞧。威。林。姆。夫。人。時。見。他。身上的。衣服。很。爲。樸。素。雖。御。頸。環。那。

珠。子。完。全。是。贗。鼎。還。不。值。八。辨。士。賤。毛。很。長。唇。極。薄。分。明。是。個。善。於。說。話。的。婦。人。那。時。鎮。塔。迦。又。問道。夫。人。這。幾。日。來。可。曾。瞧。見。什麼。形。跡。可。疑。之。人。可。曾。有。什。麼。親。戚。來。過。麼。威。林。姆。夫。人。道。我。們。這。門口。來。往。的。人。很。多。倒。並。沒。有。注。意。却。也。不。曾。有。親。戚。來。過。只。有。昨天。午。後。我。弟。婦。的。姊。姊。曾。遣。了。個。小。厮。來。說。主。人。下。鄉。了。請。我。弟。婦。去。破。破。寂。寞。我。家。妻。娜。克。就。跟。着。去。了。鎮。塔。迦。道。是。一。齊。乘。車。去。的。麼。

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道。妻。娜。克。先。生。幾。時。回。來。的。呢。威。林。姆。夫。人。道。晚。上。十。點。鐘。鎮。塔。迦。道。他。回。來。時。還。是。乘。的。那。輛。馬。車。麼。威。林。姆。夫。人。道。先生。是。的。鎮。塔。迦。道。那。麼。這。馬。夫。喚。做。甚。麼。呢。威。林。姆。夫。人。道。那。是。臨。時。僱。的。馬。車。不。清。楚。御。者。姓。氏。鎮。塔。迦。道。妻。娜。克。先。生。回。來。時。是。甚。麼。態。度。呢。威。林。姆。夫。人。道。他。很。醉。的。回。來。似。乎。喝。了。不。少。的。酒。鎮。塔。迦。道。他。回。來。時。就。睡。了。罷。威。林。姆。夫。人。道。是。的。

他回來時就倒身睡了。鎮塔迦道：「那麼他姊姊和他姊夫的名字，我雖由威列波先生的記事冊上知道了，但他的居址，威列波先生不會問過夫人麼？」威林姆夫人道：「是的，威列波先生沒有問我，敬告先生，我弟姊姊的居址是自由街五百二十三號。」啊，鎮塔迦停了一停，向帖痕道：「帖痕，請你把威林姆夫人的話記下來。」帖痕答應着。鎮塔迦又問道：「夫人，你說斐挪克先生這幾日來很有一種鬱鬱失意

的神態，當真的麼？」這事於案情上很有關係呢。威林姆夫人道：「當真，但我要聲明的，就是斐挪克一見了他的女人，就完全沒有這種神態了。」鎮塔迦道：「那麼斐挪克對於他的夫人有一種難言之隱麼？」他的夫人可有什麼令人可疑之處呢？威林姆夫人道：「先生，這兩個疑問，我都不能答覆，因為我猜不出他們的心事呀。」鎮塔迦陡又現着驚疑的神色，向威列波道：「威列波先生，我已沒有話問威林姆夫人

了。如此，我還要見見斐挪克夫人。」威林姆夫人道：「先生，要見我的弟姊麼？他現在斐挪克的臥室裏呢。」鎮塔迦道：「好極，我也要瞧瞧斐挪克先生的臥室，就煩夫人領導罷。」又道：「威列波先生，現在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手續，就是去延一個醫生來驗明是什麼時候死的。」威列波道：「不錯，這是我近於疏忽的地方。」我教警察去請醫生，就是說時，便喚過一個警察，教他去請鎮塔迦，便和兩人到斐挪克臥室裏去。

威林姆夫人。在前導着走進東首的樓上。說道。這便是我可憐的斐挪克的臥室了。鎮塔迦跨進門去。兩人也跟着進去。只見臥榻邊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婦人。威列波道密司脫鎮塔迦。這便是斐挪克夫人了。鎮塔迦進前一看。見他動也不動。呆呆的坐着。臉上泛得慘白。這分明是腦筋裏受了驚駭和悲傷的激起。神經上已有了絕大的變化。所致多分已成了木石。鎮塔迦細細察看那腹中的疑

團。立刻就渙散無餘。於是也不去驚動他。只見室中異常清潔。一切用具都甚樸素。架上的書籍和報紙俱整理得一絲不亂。一瞧便曉得這斐挪克不是個浮躁的人。細察了一會。並瞧不出什麼破綻。只得走下樓來。到得樓梯底下。忽的看見一個物事。心裏斗的一動。忙拾起來。早給帖痕和威列波瞧見。帖痕道。這是一個鈕子。是一個無關係的鈕子。你拾起來做甚麼。鎮塔迦道。別多話。我自有我的意思。

帖痕也就不響了。三個人到了庭中。威林姆夫人也跟着下來。鎮塔迦掏出錢來。一看。說道。威列波先生時候不早了。那醫生還未來麼。威列波道。是的。鎮塔迦先生。檢驗上的手續已完全沒有遺漏。麼。鎮塔迦道。我的觀察已至詳且盡。我所要問的話也都問過了。威列波先生。我回寓了。等醫生驗明之後。請你告訴我。或者打個電話給我。這是我急於知道的呢。威列波道。是了。鎮塔迦道。還有一件驗過了。

後就教他們棺殮起來罷別再使
他露臥在那裏很可憐的威列波
又道是了鎮塔迦先生今天我很
抱歉無端的把先生們擾來但不
知先生對於此案可曾得到些線
索麼鎮塔迦道線索麼也只好畧
知一二罷了威列波道好了我有
句孩子話很願先生們允許我助
理此案鎮塔迦先生還很願你負
探案的完全責任換一句說便是
我退處於旁觀地位鎮塔迦道好
笑啊這是你的職權我何能妄自

行使呢威列波道鎮塔迦先生可
也太客氣了我very希望你能够破
案先生如有用警察輔助的地方
儘管到我們署里調用鎮塔迦先
生我還要隨時的到先生寓所請
教可能允許我麼鎮塔迦道那是
不妨事的先生儘管惠臨便了說
罷道了韓再會和帖痕出來却又
迂迴到電報局裏打了一個電報
帖痕不知就裏絮絮的詢問鎮塔
迦笑道此刻我暫不告訴你但不
久你便要曉得了帖痕曉得他朋

友脾氣是不歡喜人追問的只好
儘着納悶可笑的帖痕他此番跟
鎮塔迦去勘案一些沒有明白案
情的真相帶着滿肚皮疑團回寓



美國花柳病之蔓延

(冰劍)

美國統計一九一九年患淋病者共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三人。至次年增至十七萬二千三百八十七人。患梅毒者一九一九年共計十萬〇四百六十六人。至次年增至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九人。患軟瘡者一九一九年共計七千四百八十三人。次年增至一萬〇八百六十一人。此項統計據美國生命保險統計家及美國社會衛生學會之統計家所調查。其資料乃得之醫生報告於官廳者。故十分確實云。